

石破天驚錄

丹徒張箇儂著作



第四十一回

遇奇丐獨眼龍拜師

避官刑醉太歲瀾跡

話說宋人傑道。冒充該如何充法呢。拜客應怎麼拜法。那老叫化正色道。看你後生家竟如此不誠實。不想足踏實地。未出道就想冒充。朦混人家。宋人傑見這老頭子忽然改轉了口氣。忙遜謝道。並非小可好意要不老誠實。因小可年紀雖青。自信能耐已可算得過去。但並不敢自滿。想得一能人爲師。無如游歷各地。雖見有不少所謂名人。但是一經交手。大都和俺不相上下。那裏配做俺的師傅呢。所謂名人好漢能手等輩的。本領尙且不過如此。那不出名的人。雖未必沒有英雄。但是就不難推想而知了。況且既未出名。那又教俺如何得知呢。那老叫化聞言。忍不住嘆味一聲。道。你這話說得好大口氣。難道普天下竟沒有一個好手。能做你的師傅麼。豈不聞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麼。況且宇宙間。愈是享有

盛名的人。愈加未見得有多大的本領。愈是不出名的人。那怕就是販夫走卒。其中亦頗有奇才。你不自責。有目不識英賢。反而信口胡言。妄自誇大。說無人配做你的師傅。這話豈非欺人之談麼。再有一層。你現在既已流入乞丐。充當着伸手將軍。亦用不着和人家交什麼手。角什麼力。要那人本領在你之上。方才配做你的師傅。只要那人在乞丐的一道之中。資格比你高。能穀到處可以立足存身。不致受人白眼。甚至驅逐。以及羣起爲難。就是了。何必講什麼拳腳。論什麼槍棒呢。須知會得拳棒的能人。只好去走江湖賣解。使花拳繡腿。賣傷科膏藥。混幾文到手。決不能來做叫化子。分明判爲兩途的勾當。你卻要將他混作一談。豈不是如同秀才趕考。把文章做到題目以外去了。焉能得着功名一樣麼。宋人傑被這幾句話指點醒了。心忖此老出言不俗。口氣闊大。或許他竟是以忠信芳草自居。嗔怪俺不識英賢。亦未可料呢。反正俺現做的是乞丐。姑且只就乞丐本身的問題着想。拜他爲師。即可從他去學些秘訣。由此無往不利。也就是了。何必定要再講什麼本領。不本領呢。想罷。遂

正容向那老叫化謝過。並行了個敬禮。申述願意拜他爲師。仰求指教的話。那老叫化很注意的看了他兩眼。方才應許了他的請求。收他做徒弟。隨忽又笑問道。你才自誇海口。稱在各地所遇的名家能人。都和你的本領差不多。不知你所遇的是那幾位名家。何許的能人。宋人傑遂將往時曾遇見過的各地英雄。約略告知了他。那老叫化笑道。如此說來。你的本領實確頗稱不錯了。老夫在幼年亦曾學過幾手拳棒。往時在湖江上混了二三十年。亦徼倖未遇敵手。不過後生可畏。俗語說得好。叫做一重後浪催前浪。幾輩新人換舊人。像老漢這樣的人。在往年或尙可以充得數兒。在如今大約總不行了。即如你才說的各地方英雄好漢。已無俺相識的一個在內了。老漢拳棒荒疎了這許多年。今日聽得你的話。不由很覺得有些技癢。反正此刻你我無事。此地亦無人來。俺們倆就試試看。老漢也可借此得能活動活動血絡筋骨。你不必拘于小節。以爲有師徒名分。不敢儘量的使出能爲來。那就反使俺心中不痛快哪。邊說邊立起來。拉了宋人傑的手。同往僻靜地方去。隨意立了門戶。

吩咐宋人傑打來。宋人傑見他果然會得武藝，心中大喜，暗忖：如果他的本領高強，俺便可從他叨學。豈非俺的好機會麼？邊村邊抖擻精神，將自己的氣勁功力，完全運足了。這才使餓虎擒羊勢，向老叫化撲去。那老叫化見他撲來，並不側身閃讓，亦未回手抵抗，却像沒事人一般，笑嘻嘻的挺身往前一迎，喝聲：「孩子家站穩了！」宋人傑已被他將身體反震得彈射着倒退了回去。只因用力太猛，被這一彈，遂致立身不住，哎呀一聲，倒退得兩步，竟至仰面向後跌倒。却被那老叫化躍身向前，伸手將他一把抓住，身體得能不曾着地，羞得宋人傑面紅過耳，惶恐滿面。那老叫化呵呵笑道：「常言千聞不如一見，果然目光勝過耳聞。老漢早已聞得傳言，鐵金剛宋某，本領如何高強，怎樣值得欽佩，却不料竟亦不過如此。照此推想，你適才所說的那些名人大約亦是些只有虛名而無實藝的人罷了。倘若果有真實本領，又何至都敗在你的手裏呢？」宋人傑見他說出自己的姓名，不由暗訝道：「他何以得能知道俺的姓名呢？難道他和劉伯溫軍師一般，能有先見之明麼？」邊訝邊已心悅誠服，身不由

己的。推金山。倒玉柱。朝着老叫化納頭便拜道。弟子有眼不識泰山。狂妄自是。竟自在前輩面前放肆。還乞師傅當面恕罪。老叫化笑着將他扶了起來道。不知不罪。只要你以後出言謹慎些。勿再犯此弊就是了。邊說邊又挽了他的手。復回到原處來。宋人傑忍不住向師傅啓問。何以得知弟子的姓名。並請示師尊的姓氏。貴諱。那老叫化道。俺初見你的面時。卽看出你對於乞丐生涯。毫不諳行。就很注意你的言行了。及至你說出許多名手。都和你的能爲相彷彿。狠露出幾分驕矜神態。俺就有心和你開回頑笑。儆戒你下次不可再輕視天下人了。但因此俺卽由你說話的方言口音。和你的面容形狀上。偶然觸機。想起鐵金剛宋人傑六字來。因爲在前幾天。有同道的朋友。從合肥到此地來。閑話中談起。你被金陵千手仙祖大壽和他的孫男雲章。在合肥境內。兩下交手。用連珠袖箭。傷了左眼。當時多虧亳州鏢客呼魁元路過。將你救了。得能不被毒藥暗器所創。那朋友說到末尾。並說你已大覺大悟。不再當響馬了。改行做了乞丐啦。俺彼時聽罷。笑道。從此俺們乞丐一道中。又多了一位硬

裏子哪。這其可稱做吾道不孤呢。那朋友亦接着笑道。宋某不作俠盜。改作乞丐。俺雖不會看見。但據說他連一點兒訣竅過門。都不懂得。完全是個外教。到處和當地的乞丐們。發生爭執。如非他的武藝頗好。足以敵得那些各該處富地的同類時。他幾乎到處都吃眼前虧呢。但是就僅這麼樣。他已弄得到處難久立足。長存身了呢。俺當時聽了。亦不會怎樣放在心內。適才乃是偶然觸機。想起了你罷啦。宋人傑聞言。方才了然。那老叫化又接續說道。你是後生小輩了。或許不知道。或亦聽人說過。十來年前。江湖上尙有一個小二郎神。又號醉太歲的飛竊國家棟。便是老漢的姓名外號。宋人傑聽罷。忙道。師傅原來就是國老前輩。怪不得弟子適才不消半合。卽已仰面跌倒了呢。說到此。又欣喜轉口道。弟子今日方幸得了明師。從此可以指正錯誤。增長學業了。遂志願真。乃再巧再好也。沒有的機緣。國家棟問道。你有何錯誤。待人指正。更須增長什麼學業。還有什麼志願未遂呢。宋人傑應聲道。弟子該死。往日弟子恃仗一技之能。妄自狂謬。自號爲鐵金剛。在家鄉一帶地區。作打劫生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你之理呢。現在你我都以乞丐生涯。苟全性命俺就帶了你一同往各地去闖道。順便傳授你各種乞丐的經驗訣竅。從實地經驗上看手。比較空言傳授。切合得多。且亦容易明白。那拳棒等武藝。亦可於路上早晚教授。好的你已具有根底。不比得完全不懂拳藝的人。一時說不明白。再則俺才看你的身手姿勢。都很靈活便利。並不會走錯了路。根本上既不會錯。當然又比那學習拳棒學錯了的強勝得多了。宋人傑見師傅滿口應允。不由又轉憂爲樂。大喜稱謝。國家棟當日即收拾布袋竹筐拐杖衣包鉢盂等項物件。統交給宋人傑背負手攜了。自拉着拐杖。在前引導。宋人傑在後相隨。國家棟邊走邊告知徒弟乞丐在江湖上應守的各種規矩。出門闖道應該如何拜會當地站碼頭的人物。當地站碼頭的人。該如何招接。見面時兩下應該如何盤問回答。宋人傑趁勢遂問師傅。冒充該如冒充法。方才可以混得過去。國家棟道。冒充須得自己亦有些兒分寸。方才可以充得。比如你到天津。天津地方上的丐頭以及各乞丐階級中有資格的人。行客拜坐客。你當然應該先去拜會他們。他

們例應盤問你的履歷。你本並未拜過何人爲師。但在此時。爲立足棲身起見。又不得不借一個有資望的人。做自己的前輩。詐稱本人係某甲的徒弟。此卽所謂冒充了。但須注意的。就是自己應該明白。那某甲和你自己的感情如何。假使自己和某甲並無交情。甚或竟不相識。你須曉得自己方面。有誰和某甲交情最厚。能夠得上。你既在天津混充過是某甲的徒弟了。回家或親自或托人。趕緊設法走門路。寫門生帖子。送到某甲方面去。請求他承認你是他的徒弟。免得某甲日後或與天津方面的人會面談起了。某甲尙不知道。當時被某甲否認。並通知各處。概不承認。使你以後隨便大小碼頭都冒充不出去。某甲且須齊集部下。來向你興問罪之師。那時你可就真要成做吃不了兜着走呢。換句話說。假使你冒充後。回來趕緊馬上設法向某甲疎通承認。此事究竟與某甲無害而有面子。你既親自或托人向他關說了。他當然無有不承認的。除去你在天津冒充之後。作下丟臉的事情。被他知道了。他才會發生不認呢。國家棟蓀說邊走拉着拐杖。愈走愈速。宋人傑聽得入神。初還

不很覺得。後來老覺落後，便注意足下放速。末後竟至提足了脚力，緊緊的跟隨。遂開大步，不敢稍緩。走得氣喘汗流，仍是跟隨不上。看國家棟時，仍舊談笑自若。如同沒事人一般。向前行走如此。走了一程。宋人傑已是跑得滿身大汗，力盡腿痠，面紅耳熱，氣喘吁吁，勉強跟隨不上了。只得高喚請師傅緩行一步。弟子實在跟不上。走不動了。國家棟回顧笑道：後生家怎竟如此沒用。俺現在已老邁無能了。你尙且跟隨不上。假使在二十年前，俺尙未洗手，混跡在羣丐之內，你如遇着俺時，怕不將腿跑斷了。還追俺不上麼。宋人傑慚愧遜謝。國家棟這才緩步徐行。問宋人傑以往的行爲。及因何要混入乞丐內來。宋人傑遂將以往情形詳細告知師傅。末後說弟子混跡乞丐一因從小未學過治生人產業的事。既已洗手不幹，爲勢所逼。只得走這條路。二因左目已瞎，仇却未報。雖身體往日本肥碩的，現已變爲瘦小了。祖家公孫乍見面，一時窺看不出。但究竟不如改扮爲乞丐。鵠形鳩面，一只眼睛，比較的格外難認。那時俺便可以下手報仇了。雖然偷冷不算得好漢。但是當初他公孫倆傷俺

左目是偷冷用的毒藥袖箭。俺如偷冷報仇。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國家棟聽罷點頭。宋人傑因此遂向師傅請問往年的歷史。國家棟道。老夫生平最愛杯中物。寧可一日不吃飯。不可一頓不喝酒。每喝醉了酒。便格外愛管閑事。故有醉太歲的外號。人家知道俺的性格。每有事來請托。幾是求助。大概總是先來請俺喝酒。守俺酒醉了。再具述來意。俺無有不應允出力的。俺少時最愛打獵。家中豢養了一頭獵犬。這頭犬本是獒種。身材高大。生性凶猛。經老夫教練得極其靈敏。馴良。則上山獵獸。非常得力。後竟隨俺馬後。往各處去放響馬。尤其能助俺成功。不少老夫少時曾遇見過一位游方道士。蒙道士收爲門徒。傳授給老夫許多法術。雖不能移山倒海。卻頗能撒豆成兵。除去道法以外。又傳授俺一口飛劍。能吐納隨意。應用自如。近在百步內。遠在百里內。取人首級。如同探囊取物。因有這兩種原因。江湖上遂給俺起了小二郎神的外號。當時俺仗着一口飛劍。一頭獒。犬一身武藝。並各種道法。在南北各省。頗做了許多驚人事業。真正連老夫自己。亦記數不清。後因路遇

戚繼光元帥。收撫老夫在他麾下做先行官。兼任他的隨身護衛。俺曾暗受戚元帥的密令往各省各地去。剪滅了嚴嵩嚴世蕃父子倆的黨羽。很幹了不少血汗功勞。後因有那獒犬被仇家用毒老鼠的藥。拌在麵內。做成了炊餅。喂食毒死了。失去了俺的一個大帮手。戚元帥又時被朝臣核議。不甚得志。可巧消息傳來。俺的師傅。那位游方道士因爲信徒衆多。忽然聽信了一個門人獻議。興起了一個什麼九宮教。秘密組織起什麼謀反的團體來。被人告發了。官廳怕道士的法術利害。設計詐稱衙門內有妖怪出現。厚禮延請道士到衙門內設壇捉妖。並請道士帶手下幾名善用法術的得力徒弟。回到衙內協助。道士不知是計。帶了六名得力徒弟。應請而往。到衙內由官親自恭敬招待。在茶食內下了毒藥。師徒們萬不料茶及點心食物內有毒。因此遂都被毒藥喪了性命。官廳就此更用計策。托詞道士命令。令將手下其餘有職務權力及資望的各徒弟。齊傳集到衙內來。衆徒弟一時失察。紛紛應召而至。進得衙門。無能爲的即被捉住。有能爲的都被出其不意的毒死殺斃。無一倖免。

當夜被官廳嚴刑拷訊。令被捉的徒弟們招供。一面連夜去搜九宮教的秘密機關。抄出名冊來。按着冊上地址。分頭飛速捉拿。不曾多日。已被一網打盡了。俺在事後調查。才知那告發的人。原就是獻議勸道士謀反的那人。亦即是官廳因得信知道。道士信徒極衆。深恐他養成羽翼。勢力雄厚了。滋蔓難圖。所以先發制人。特遣心腹道士的信徒。勸進謀反。臥底坐探。官廳因辦理此事迅速得力。得達到陞官發財目的。即那心腹。亦因此得被上峰聞知。極其賞識。特聘去充當幕賓。亦可稱爲跳出龍門了。俺因記念師恩。以及各同門的義氣。特意趕去。將那告發的人先殺了。後又趕往那官的新任上去。將他當堂刺死了。俺因受此許多激刺。心中覺悟人海茫茫。痛苦至深。不如趁早收手爲是。當時回到營內。爲日未久。忽然接得消息。刺殺官吏的案子。已被洩露了。現正行文到大營內來。向元帥要人呢。俺聞信大驚。卽悄悄去見元帥。詢問究竟。果然戚元帥取出封公文來。命俺觀看。可笑俺是不識字的。黑者墨也。完全不知公文上寫的是些什麼事。戚元帥見俺望着公文發呆。才想起俺是日

不識了。遂將公文念給俺聽。果係來文要元帥將俺押送到犯事地點去。依律辦罪。俺聽罷卽跪請元帥將俺拿解前往。免受連累。戚公笑道：「不妨。本帥自設法保全你。你放心回營去罷。」俺退出回營後。心中不定。戚元帥已令中軍旗牌持大令到來。吩咐俺領令前往浙江沿海岸去察看形勢。策畫防禦倭寇侵襲抄掠的方法。俺奉令卽刻啓行。在路尋思紙終包不住火。元帥今日令俺查看沿海岸人約就是令俺趁此遠走。亦未可知。因這一想。錯會了意。於是卽令手下書吏代辦了辭職的呈文。卽請他同隨從人等。中道折回大營。見元帥代遞。俺卽從此浪跡江湖。但因念戚公厚意。如再當響馬。未免對不起戚公。且爲避去各處緝捕公差等的目光起見。遂寄身爲乞丐。本來俺對於江湖中各項勾當。無一項不懂。遂得到處佔着便宜。隱姓埋名。隨意在各省地方鬼混。到得今日。年華老大。一事無成。回首前塵。恍如夢境。却不料如今又會收得你這麼一個徒弟。將來傳俺的衣鉢呢。宋人傑聽罷。不禁生疑。忍不住又接口啓問。未知所疑何事。請待下回續寫。



評曰

國家棟之生平。借國之自述叙之。即夾寫于達朝宗傳中。蓋達朝宗爲篇中之立。宋人傑爲主中之賓。而國家棟又賓中之賓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語撰小說文字。

卷中寫游方道士創九宮教失敗事。以隱射白蓮教之失敗。頗具掩映生姿。及匣劍帷燈之妙。

第四十二回

解衣推食深心結奇俠

涉水登山方外遇高人

話說宋人傑因聽師傅自稱爲目不識丁。但出言頗較常人爲雅馴。又不類不識字之人。遂不禁接口啟問。國家棟道。俺從在中道辭職。混跡在乞丐類後。四海飄零。到處爲家。那日來到你們壽州城內。棲身在城隍廟廊簷下面。不料忽然害起病來。但凡練過武藝的人。輕易決不生病。假使生起來病。病勢便決非輕。當日俺病倒在城隍廟內廊簷下。兩日夜湯水未下。病勢頗爲沉重。竟未有人注意。幸虧彼時廟內有一位窮秀才。借廟內一間空屋。設館教書。借住寄宿。以代廟祝等擬寫籤詩。代善男信女們求籤者。詳細解釋籤詩文句吉凶爲條件。按月貼還廟內的伙食。究竟讀書人心細。俺睡在簷口屋下。廟祝等皆未留意。獨獨這位窮秀才因見俺兩天未出去討取。遂窺覷出俺害着重病來。蒙他的情親到簷下來詢問。並說此地非病人

所宜書房內尙有餘地。不妨下鋪草荐。席地而臥。可以避去風霜雨水。說罷卽親扶俺進書房坐下。代俺鋪好地榻。才又扶俺到草鋪上睡下。他本熟讀過湯頭歌和本草綱目等醫書的。這時遂拿俺當做了他的一方試金石。代俺開好一張藥方。令學生往生藥舖內去贖藥。由他代給了藥錢。尤其難得的。便是他親自給俺煎藥。親自給俺燒粥。親自扶俺起來解溲。後又將他自用的一把夜壺。借給俺用。免得俺爬起臥倒不便。俺當時很不過意。病中時不住的向他稱述謝意。他嘆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你雖鄙賤貧寒。得做了乞丐。但是我又何嘗不是一個文丐呢。不過比較你沿街托鉢。挨門乞討。稍微高明些罷了。但亦無非在百步與五十步之別。何從可分得什麼彼此呢。那先生邊說邊流下淚來。勾引起了俺的心思。不由亦嗚咽起來。被烟祝聞聲來看見了。笑俺倆一個是書獃子。獸性大發。一個是窮乞丐。趁在病中用苦肉計。騙書獃子的吃食。俺當時聽得這兩句。心中好不難受。但亦只得裝做不聽見。幸喜病了廿天。已是逐漸痊好了。未滿一月。病已全愈。不料那秀才

因服侍俺多吃了些辛苦，以致身體經受不起，竟致病倒了。可憐他爲了俺的病，無錢贖藥，將衣服連棉被都當去了。等到他自己害病，那還有錢使用呢？學生的束脩又不能預支。俺見此情形，無奈急中生智，遂一面用好言安慰，說俺有兩家親戚，在壽州城內住着，家道很好，倘如前往借貸，定必能夠達到目的。他將俺上下一打量，即說不行，照你身上的這般盤縷，休說令親本人見了要打惡心，便是他倆家中的底下人們見了，亦必很勢利的不肯回稟呢。現在俺害病，身上的衣服正脫下不穿，你可梳洗後了，穿了俺的衣服去，比較身上這副形狀，要强勝得多呢。俺聞言幾乎感激得淚下沾襟，暗佩服他的度量，和目光。當時口中儘管漫應着，却並不會取他的衣服更換。他見俺不會換穿他的衣服，便又對俺催促，俺見他情真意摯，當即稱謝應諾，拿了他的衣服，轉身出外。包好在房外隔板壁向他道：俺去去就來。他信以爲真，應聲曉得。俺却悄悄出外，往各處去，躡盤探道：（術語飛賊每于行劫之先，在日間必先往擬去行劫之家，前後門前四周視察一番，以便夜間行事，名爲躡盤

探道。探訪過一遭。往當舖裏。將衣服當了。卽在前面將乞得的錢。作爲延請大夫的掛號金。先往本城名醫家去掛號。請大夫到廟內給秀才治病。請過大夫後。俺卽回廟探視。到得病榻前。將衣服當得的錢。遞給秀才。詐語是借得來的零碎款子。囑帶回權先使用。整款答應在明日清早。令俺親自取呢。秀才接錢在手。看爲數不多。卽放在枕邊。問俺可曾言明整款的數目多少麼。俺說不曾說過一定的數目。但兩家親戚。都是不出名的土財主。往年未發跡時。曾受過俺家的好處。此番他們旣答應了俺。諒來數目決不會過少。那秀才點點頭兒。見俺身上仍穿自己的破衣服。遂問俺他自己的衣服呢。脫下來放在何處呢。俺胸中早有成竹。見問卽回說衣服脫下。掛在外面衣架上呢。因爲明兒一早就要穿。拿進房來。無處可放。如放在被上。未免纏了。穿上身不大好看。況且加壓在被上。清早拿去。一熱一冷的。與身體亦不相宜呢。秀才遂不再問。俺卽忙着給他司燒煮各事。守候大夫來了。診過脈。開過方子。俺卽從秀才枕邊。數了錢。用紅紙包好。賞給那大夫的轎伕僕從。對大夫言明。明兒

復診時，蘆謝送大夫走後，俺拿錢往藥舖裏去贖藥回來，趕緊煎好服侍秀才吃過。睡穩，俺卽移步出房，輕輕帶上房門，飛身上屋，逕往當舖裏去。使薰香將當舖裏用的兩名有家護院的保鏢悶倒了。這才先往樓上去，將俺所當秀才的衣服，按着當票號碼尋着了。再往銀房內去，將庫存現銀盜取了一半，和衣服包在一起，仍從屋上回廟。將衣服摺疊整齊，銀子只拿出二百兩來，餘均埋在俺睡的地舖下土內。俺恐銀子上有當舖裏的圖章花押，或是戳記，故在燈下很留意觀看，將所有的墨跡一齊拭去，所有硬戳記認都用小刀尖兒削毀了。又使手勁將銀子捏得改了樣，忙了好久，方才完畢。坐息了一會，天已黎明，俺詐言起身出去，復又回來的模樣，一逕進房，將秀才的衣服脫下，加蓋在他被上。將二百兩銀子遞在手內，說這是從一家親戚處借得的，會言如不夠，還可以再去取。還有一家，尙未曾去。秀才見是二百兩紋銀，心中大喜。那病勢也就鬆了。所服的藥又對症，故此當日已能披衣坐身。在床上。俺又去請大夫，復診換方後，當面拿銀子謝過了他，贖藥並給秀才服下。秀

才病遂大好。次日又用原方服了一劑藥。秀才已痊愈能下床了。休息得兩天。卽又開課令生徒上學。因此一來。俺倆遂成爲患難之交。秀才勸俺改作小販生涯。不必再做乞丐。俺說俺一字不識。焉能改業呢。他說那極容易。當初蘇老泉二十七歲方才發憤讀書。到後來且成爲大儒呢。只要你肯用心。那消多時。便可以成爲通儒碩學啦。俺聞言大喜。當卽拜謝他的大恩。自那日起。便由秀才教授俺的書字。俺在幼時。最怕攻書上學。最愛練拳學武。差不多無日不逃學。雖曾被父母切責。押送到書房內罰跪打手心。關在書房裏不許出來。但那時俺極不願念書識字。在憑先生如何嚴責。父母如何教訓。總是無效。惱怒了先生。不肯收教。氣得俺父母將俺送往人家去放牛牧羊。以至年歲長成。西瓜大的字。識不滿一筐。當時曾有人當面笑俺。說俺扁担大的一字。打破俺的鼻子。只曉他是一橫。不知他是一字。試想俺幼時受如許大的譏誚。仍不肯學習字墨。直到成人以後。到處都須用着書字。方才覺得萬分不便。自悔往年不該糊塗。辜負父母心。所以這時蒙那秀才教俺書字。俺極其用心。

一本十三經不二字。不滿十日。卽已全識得。由此那秀才卽教俺念書。從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古詩說。各種啓蒙書籍念起。全部四書五經。只一年光景。卽已念完。其他老莊淮南文中孫武等各種子書。俺預定在兩三年內。本都可以念得滾瓜爛熟。只因秀才家中。其時忽遭大難。他本人亦被累下獄。遂致將館散了。在這一年光陰內。俺在廟內念書。陸續將盜來的銀子取出來使用。逐日添菜沽酒。孝敬先生。按時逢季。給先生添置衣服。秀才見俺並不出外乞討。每天都有銀錢使用。早已心中瞧科。祇不過口內從未說破。直到他被累下獄。解散書房時。方才對俺說破。勸俺旣已識字。往後應該改操正當職業。不可仗武藝傲人。任意橫行。並勸俺不可過于貪杯。又要求俺設法援救他。離縲紲之災。俺本受他大恩。到此危難當兒。焉有不披髮纓冠。火速赴援之理。遂卽滿口答應。安慰他放心。一面往衙門各處去打聽消息。並給他賄上買下。打通關節。一面用釜底抽薪之法。往和他一家作對的仇家去。晝夜裝神扮鬼。鬧得他家每夜不安。唬得那仇家着人星夜趕往江西龍虎山去。邀



請法官懇求靈符到家鎮宅捉妖。俺得信暗中好笑，遂趁他一家恐慌之際，在他家書房內留下字條兒，促其覺悟悔禍。令速對秀才一家鬆手，那仇家至此方知並非鬧鬼怪，乃是過路的俠客來打不平。遂大胆倔強，暗中對於秀才一家反格外加緊謀害起來。竟欲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處置完畢。那秀才一家的性命，俺探知大驚急中生智。遂于壽州地方官詳文上憲，派差人動身進省後，尾追同行。在路上客店裏用悶香將公差悶過去，撬門進內將詳文盜出，換了俺預先備下的一份假詳文，安放在公差的行篋內。那公文上的印信亦是俺預先在壽州衙門裏盜用蓋的印，假詳文上說現已審明秀才一家被誣，那仇家依律應該反坐。特詳請核奪，敬候批示。祇遵。公差將假詳文齎進省城，呈遞進上司衙門批文下來，令將秀才一家釋放。仇家主人反坐嚴細審究。壽州官接到回批，不由驚訝，但又不敢違拗批令，只得將那秀才一家取保具結釋放。暗令那秀才的仇家主人火速具狀申辯。俺令秀才一家出獄後，趕緊動身遠避，將訴訟的事一齊交俺全權代理。俺因壽州縣官既收受

過俺的賄賂就不該暗助那秀才的仇家。遂存心和他開回頑笑。半夜往衙內將庫存現銀完全盜取淨盡。使他負賠累的責任。一面趁夜往那仇家家內去飛插一口小刀在他床頭前。令他小心在意。不許再具狀辯訴。和秀才一家爲難。果然那仇家主人被俺這一嚇。嚇得不敢在家安居。遂借幹別事名目。悄悄離家動身。往別處去了。此事因秀才和仇家兩方面的人都已走了。遂致無期延期的擱置了下來。俺將此事辦畢。遂將盜得的庫銀。取一半在壽州置田地房產。開設店舖。暗將秀才一家人口迎接回來。執業安居。一半由俺隨身帶着。離去壽州。往各處去游歷。沿途使用救濟貧困孤苦。宋人傑聽罷。這才明白他所以言談並不粗俗之故。又因而想起。果然在往年曾聽得當地人說過。有一個俠客醉太歲。報恩解怨的事。大約就是指的此事。遂又請問師傅。是否卽此一事。究竟當日秀才和仇家雙方。誰是誰非。國家棟點首道。正是指此事而言。老夫報恩。就是報秀才救病厄。教書字之恩。解怨就是暗給他們兩家。排解此次反往目的宿怨。講到兩家誰錯。平心而論。兩家都有不是。因

爲最初起首。是由窮秀才的嫡親叔父起畔。企圖爭奪那仇家的墳地。埋葬他家的先人棺柩。彼時代筆起稿。做訴狀稟單的。就是那秀才。結果那仇家官司敗訴。墳地被秀才家所奪。也是天理難容。秀才一家。在未會爭得墳地之先。家道尙稱小康。並不至貧無立錫。不料爭得墳地安葬先人後。反而一天一天的衰敗下來。那仇家記恨在心。打聽清楚。知道訴狀係出之秀才的手筆。毒遂結重。在秀才叔姪二人身上。千方百計的圖謀報復。遂造出一種莫須有的事實。誣告秀才叔姪二人。率全家男女。夜間盜掘他家的祖坟。偷去棺中殉葬寶物。破壞他家風水。將秀才全家下獄治罪。他暗賄縣官獄卒等人。意欲在獄中害死秀才叔姪二人。彼時如非俺化錢運動得快。恐怕他叔姪性命已難保全了。這便是那仇家之過。如非兩下都有不是時。俺早就用痛快方法。對付那仇家啦。宋人傑又問師傅。那秀才在城隍廟內。虛館極力救濟你老。是有意呢。還是無心。國家棟笑道。此事後來據他對俺說。起初救濟援助俺。本完全出於仁心。後因見俺雖在病中。眉宇間不時仍流露英雄氣。腰背毫

無個僂神態。料知俺非常人。及至他病倒了。俺托詞往親戚家去借來銀子。他口中雖不說腹內已很了然。因爲俺非壽州人。壽州何來兩家親戚。既有兩家好親戚在壽州。又何至病倒在城隍廟廊簷下。無人過問呢。他們兩家既肯一借就是幾百兩銀子。如何不肯提拔一下。使俺不作叫化子呢。他乘此理由推想。早已知道俺的銀子不是什麼好來頭。但因此對於俺。却格外的肯結交了。雖不曾指明說破俺的行藏。但却很莊重誠懇的勸俺改務正業。已顯見得有絃外餘音。他當初結交俺雖不一定預料即將有繫身囹圄的事。但總料得着那仇家必不肯善罷干休。所以十二分的情願以秀才身份。下交俺這麼一個貧賤不堪的異鄉乞丐。宋人傑聽罷。心中方才恍然。由此後。跟隨着國家棟。闖蕩江湖。游歷各地。凡屬乞丐。一切門徑。宋人傑無一不從實地經驗上得到了解。更經國家棟隨時指點。當然極易得到良好的成績了。宋人傑一方既將乞丐的生涯練習成功。一方又跟着師傅將各種武藝勤學苦練的練習成功。遂又進一步要求國家棟教授劍術道法。國家棟很莊重的先

命他宣誓受戒。再三叮嚀。令他非萬不得已。切不可輕用飛劍傷人。更不可恃法術逞強。宋人傑敬謹受戒。宣誓日後學成。絕不妄用。國家棟見他已經宣過重誓。遂即應允傳授。自即晚起。於他練習武功之後。即教他練習劍術。并傳授他治病捉妖驅鬼等項。各種符咒。不多幾時。宋人傑已將劍術道法等各項。都已學習完成。那國家棟雖說是個乞丐。已經洗手。不再作響馬劫賊了。但是沿途見有不義之財。他亦未嘗不劫。見有爲富不仁之家。他亦未嘗不偷。劫得偷來的財寶。沿途施舍散佈給各種貧苦人家。或是明助。或是暗助。宋人傑跟他同行。耳濡目染。那得不隨着重彈舊調呢。國家棟見宋人傑本領已學練完成。因念他是個一隻眼。使用本領。都側重在右邊。遂又精心苦思。專爲他一只右眼着想。發明出一種拳術。和兩路刀槍來。教授了他。使他將來縱或遇有勁敵。亦可憑此看家的絕技取勝。待宋人傑將這幾路拳棒刀槍學完。他便和宋人傑分開。令宋人傑獨自去闖江湖。走碼頭。他本人卻隨遇而安。信步所之。行踪飄泊。不定方向。宋人傑使秉承師傅本領。獨闖碼頭。究竟闖

碼頭曾發生何事否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秀才之解衣推食。甚至病中亦毫不疑慮。使之換衣已衣。其胸襟豪放。態度安定。目光深遠。均非常人所及。宜其食報獨厚也。語云。惟真英雄能識英雄。秀才其亦英雄之一乎。否則安能若是耶。

寫國即是寫宋。寫宋正為襯達。將寫達觀之識宋。先寫秀才之識國。將寫宋人傑引達朝宗作乞丐。先寫國家棟引宋人傑為叫化。是皆正引法。及層層相因法。抽繭剝蕉法也。



#### 第四十三回

走江湖名馳獨眼龍

闖碼頭身繫囹圄獄

話說宋人傑與師傅別後。先自取路回轉家鄉。因恐被親戚故舊鄰里鄉黨人士所笑。特于沿途行乞之餘。兼作跣盤探道的勾當。遇有那爲富不仁的人家。相貪官污吏收受的贓款。卽亦效學國家棟的樣。實行偷竊搶劫的手段。將所得的財寶。除去沿途廣行善事。博施濟衆之外。餘多的留在身邊。待至將要到壽州近處地方。住店之後。這才給自己添製了四季新衣。更換打扮之後。才僱車載運行李衣箱。乘坐馬匹代步。回轉家鄉。拜祭祠堂墳塋。訪謁親戚長輩。會晤朋友鄰里。致送各種禮物。托詞歷年在外做買賣生意。頗爲盈餘。現在方才回歸鄉里。人家見他衣冠華好。氣概豪闊。數年不見。誰也不會料想得到他外鄉異地的行乞作賊。宋人傑在家鄉住了許久。將在外路劫得的首飾財帛。統變成現款。購買田產。建造住宅。會聚家人。



待新屋落成後。全家搬入新屋。宋人傑便將新置的產業。交代給家屬人等管執業。後便又托詞出門貿易。只帶隨身換洗衫褲。打了個小包袱。略帶川資。即便動身。他適離去皖北地界。行至河南省境內。便又回復了本來面目。仍做那乞丐飛賊生涯。一路信步前行。沿途隨意耽擱。敢作敢爲。行乞探道。截劫偷盜。任俠尚義。不多時已是馳譽各地。名滿江湖。便有人送他外號。稱他做獨眼龍。凡是寄跡在江湖中混世的人。只要看見一個左盲右明的叫化。無不留意察訪。聞實果是獨眼龍時。便都結交的結交。迴避的迴避。從無一人敢攔其鋒。那時宋人傑來至洛陽城內。棲身在都土地祠裏。這都土地祠本是所每進三間兩廂。前後三進瓦屋平房的大廟。只因年代稍久。房屋已是傾圮。廟中住持老道。以及香火等人。起初兩代。頗能盡心廟事。到得後來。竟一代不如一代。有的將廟中什物偷買。有的將神袍偷當。甚至將廟中器打買完後。連得後進寢宮裏的床帳綢被等物。外面菩薩坐身上的衣冠。前後大小香爐燭台。門窗板壁。地平天花。屋瓦地磚。也都偷出去變賣了。到得後來。實無可賣。

大家便都潛行逃跑。另尋生路去了。因此一座廟宇，便成爲乞丐們的容身之所。宋人傑到洛陽時，打從土地祠外走過，見此殘敗情形，便躡進祠內察看，只剩得神龕神像未動。餘外如供桌等件，已完全不見了。靠牆地下，頗有破蓆草荐鍋腔吹筒等物。這分明是有人住在此地的證據了。遂決計晚間到祠中過宿，並預定倘如要做甚麼手脚，恐有多人在此同住不便，使用錢打發他們遷往別處去住，讓俺獨自住在祠內，爲所欲爲。想定主意後，遂回出祠外，往各街巷去行乞探道。此番他因獨眼龍外號聲名已經遠揚，料想本地的乞丐大小階級，早已聞知，故此很爲托大，並未行拜會本地碼頭上各項人物的規例。白天裏他在街巷各處求乞衣食錢文時，已早有同類看見，暗中注意。有的往丐頭及各高級處所去通信查問，有的便暗中尾隨着。看他的行止如何，不消多會，各高級乞丐及丐頭等處，已都得到信息，便由丐頭發令，派了兩名小叫化，尋見宋人傑，喚他往丐頭那裏去問話。宋人傑在沿途各碼頭，亦往往托大，不行拜碼頭的規矩。無次不是受那碼頭上各領袖的歡迎敬禮。

從來不曾受過這種命令式的呼喚。當時聽得兩名小叫化的言語後，不由激得怒氣勃發。遂冷笑回道：「好個拿大自尊的丐頭，俺挨戶行乞，是隨便人家施捨的。與他丐頭何干？要他派人來喚俺做甚麼呢？幸虧他只做得個小小丐頭，他如做着現任地方官時，怕不連四民男女都要傳到衙門內去過堂問話了麼？」煩二位回報他。俺不在他的管轄之下，用不着他來多問。他定要見俺詢問什麼時，二位就叫他自己來見俺吧。俺沒有這麼大閑空光陰耐煩去會他。他如要俺受他的指揮，那是他做清秋夢啦。兩名小叫化碰了一鼻子灰，氣憤憤地回去報告。丐頭得報大怒，即刻傳集了三四十名乞丐，趕奔到宋人傑面前來。吆喝一聲，將他團團圍住。丐頭上前責罵道：「常言做是官兒行是禮，你不做乞丐到本地來討取則已。既已做了乞丐，到俺們地方上來，就得照規矩行事。俺着人來喚你，尙是原諒你哩。你這廝竟敢恁地可惡，出言就挺撞人。現在俺就以丐頭的身份命令你立即離開本地。你如不走，俺就實行驅逐你滾蛋了。看你還敢這樣托大不！宋人傑見流水價趕來數十名

同類早已看出了瞞頭。見丐頭呔五喝六的責罵。不由大怒回罵道：好個自命不凡的丐頭。俺只道你是個三頭六臂的神將。却不道是個骨瘦如柴的癆病鬼。休說你要請俺動身。請俺不動。便是萬歲爺的聖旨。俺不願走。也請俺不動呢。你既說要驅逐俺。俺倒要看你敢把俺怎樣驅逐法呢。你如能言不能行。那便是個沒種的小子。快給俺鑽入陰溝洞內去躲了。縮起頭頸。永遠別伸出壳來。再見天日。丐頭大怒。喝令大眾動手。大家吆喝一聲。蜂擁而上。拳足交加。宋人傑呵呵大笑。躍步過去。蹲身伸手。兩手各抓住丐頭的兩腿。倒提了起來。當做了兵器。舞動起來。抵擋衆丐的拳足。慌得丐頭大聲呼喚。大眾休打。休踢。衆人忙收手縮腳時。丐頭已是被打得頭青眼腫。踢得肩背受傷了。宋人傑舉起丐頭笑罵道：小亡八羔子。你還敢拿出丐頭的招牌。耀武揚威麼。俺獨眼龍身雖權做乞丐。亦曾懂得乞丐道中的短命撈什子規矩。但是從來不曾耐煩。遵依着實行過一次。每到一處地方。無論大小碼頭。總是由當地的人來恭維迎接伺候俺。誰敢對俺放大過一回聲音。出過半句惡言。却不料洛

陽大地方居然會生出你這麼一個冒失鬼兒。你才呼俺滾。俺現在卻要叫你滾呢。看誰的命令有靈驗說罷。將手向前一放。丐頭便被擲得平穿出去。撞在兩個乞丐身上。連乞丐共跌倒了三個。躺在街心裏。乞丐正待掙扎爬起身來。已被宋人傑趕到身邊。使用起連環脚步。將他像踢汽球般踢得着地滾去。湊巧街道上正在掏修陰溝。恰好應了宋人傑適才的言詞。一足將丐頭踢滾下陰溝洞內去。幸虧下面有淘挖陰溝的呢水工匠。站立在黑漿臭泥水裏。見丐頭被踢着滾到面前。急忙高喚休踢。一面趕速退讓。丐頭才嘆咚跌下臭泥水內。卽被那泥水匠拖了起來。宋人傑哈哈大笑。指着丐頭對衆化子罵道。狐羣狗黨。可都看見了麼。有誰胆大的。俺便照樣送他下去。知趣的便趕快給俺滾開些。衆丐素來畏服丐頭的力大如牛。平常屢見丐頭舞弄二百斤重的一對石鎖。五百斤重的仙人担。以爲他是天神惡煞。却不料被來人行所無事的倒提了起來。擲跌了不算。還踢滾下陰溝內去。大家便都噤得不敢做聲。狡猾的早已溜將開去。忠厚的兀自立着。見此情形。不上前攙扶丐頭。

似覺太無義氣。欲上前攙扶。又怕宋人傑武勇。祇是呆望着。一動都不敢動。宋人傑笑嘻嘻的故意移步走向衆人面前。唬得羣丐躲讓不迭。那先被宋人傑擲丐頭跌倒的兩丐。正爬身起來拂痛。陡見宋人傑將走到面前。唬得大叫一聲饒命。拔脚就跑。他倆一逃跑。大家便亦跟着逃走。街道上修陰溝。陰溝內挖出泥來堆在地上。揭去的枕石。亦疊在傍邊。羣丐慌急奔跑。略一大意。早有兩個脚踏爛泥。滑跌在心裏。又有兩個足尖絆在疊起的石頭上。和先跌躺下的兩丐身上。亦相繼着打跟跄。和跌倒的跌跌踉踉。烏亂得七橫八豎。引得宋人傑和街坊。踮足看熱鬧的行人。兩傍店舖伙計。伏在樓窗沿。往下視看的男女人等。齊都哈哈大笑。羣丐爬起身來。飛速逃跑。那丐頭却躺在陰溝口邊裝死。一聲不響。直待宋人傑走得遠了。方才敢忍痛掙扎着爬起來。逃跑回家去。趕緊敷傷藥。喝藥酒。一面令人出去。將本地有名的大小流氓首領。地保差弁。以及屬下的各級羣丐。一齊邀請傳喚到家中來。會議應付之策。衆人道。早知這一隻眼就是獨眼龍。丐頭就不該多事。如今他既佔了小便宜。

丐頭已吃了小虧。事情弄僵了。不如暗派人去。對他說明。雙方叫開。叫他來補行拜碼頭的規矩。俺們亦特別客氣。送他些路費。打發他動身。兩下顧全面子。丐頭道。不可。不可。他將俺當街摔打。俺們還送他的川資。豈不將俺們全體的臉面。統統抓破了麼。以後還能再管得別個化子嗎。現在俺們和他。已成勢不兩立。只有合力去做。倒了他。如以爲力攻不可。就用智取。除非他馬上滾蛋。俺們便放下。隨後再說。他如不走。俺們就照計行事。此外或請保正大爺。和衙門內各位爺們。同俺將他捉住。送到縣裏。治以惡丐之罪。杖責若干。枷號示衆。幾時。押解出境。方爲保全面子。衆人見丐頭這般說。都以爲前說之法。用計取還可行得。後說之法。在場之人。無一個能捉他得住。就到得堂上。他斷不肯受板子夾棍。枷號示衆。更難辦到。即使押送出境。他亦必復行回來。甚或大鬧公堂。並做出些血案來。那時事情更鬧大了。丐頭見衆人怕事。遂央求大衆。看在同碼頭弟兄的義氣份上。幫自己的忙。合力做倒了他。衆人道。只消你相手下。假推佩服他。特地向他陪話的樣子。請他喝酒。將他灌醉了。就可

以亂刀齊下用俺們大眾人多不做事又有何益呢。丐頭忖念有理遂即送別了衆人。留住羣丐立刻備好原釀美酒。珍饈鮮味菜品。令人分往街上訪尋。得知宋人傑挨門索討得錢已上過飯店。此時正在都土地祠內。席地而眠呢。丐頭得信遂領着衆丐挑起酒菜杯筷。各人暗藏兵器。同到都土地祠內。見了宋人傑。納頭便拜。丐頭當先。餘人隨後同時跪拜在地。由丐頭發言。說了許多欽敬佩服。冒犯得罪。特來賠話。仰求原恕的言詞。宋人傑見丐頭和衆丐頗多帶着傷痕。包紮手臂頭角。心中陡覺不忍。又見都跪在面前。遂有些過意不去。便還了一揖。讓大家起來。丐頭遂令羣丐將盒擔揭開。取出酒菜。放滿了一地。親自執壺。給宋人傑斟酒。衆人亦忙着奉菜。宋人傑見衆人頗有條理。都是先倨後恭。料定有詐。遂很留意。大眾及見衆人喝酒吃菜。並不檢點。留神才放心飲食。但仍不肯儘量。怎奈被衆人勸讓不休。不容推却。只得放縱飲啖。畢竟宋人傑隨國家棟闢道頗久。見聞已多。雖然此刻開懷飲食。究竟很暗中留心。飲有六七分酒時。便推杯不飲。即于一轉念間。生出個試探的計較。



故意扮醉。和丐頭及衆丐嬉戲取笑。摸手摸足。探出各人身上。都有兵器。遂詐醉已十分。倒身睡下。鼾聲如雷。丐頭以爲機不可失。遂從身邊掏出細索。扣好活結。令衆丐動手細綁。隨又取出板斧。當頭劈下。衆人亦各亮兵器。同時砍殺下去。不料宋人傑已將週體硬功運足。兵器着他身上一齊都暴了回來。有的震痛手腕。有的掌不住。拋落在地下。有的反傷了自己。只聽宋人傑大喝一聲。已啞啞一響。掙斷了細索。霍地跳身起來。一陣拳打脚跌。將丐頭及羣丐一齊打傷跌倒。拾起一口撲刀。每丐先各賞了一刀背。打得衆丐哼聲啊吓。齊嚷饒命。宋人傑大笑道。試想一羣蝦兵蟹將。焉能敵得俺獨眼龍鐵金剛宋大老爺呢。現在依俺的氣恨。情願打一場人命官司。將你們排一排二的斬殺一個痛快。才洩俺心頭之火。因念上天好生之德。姑且饒恕你們一條狗命。邊說邊又隨手用撲刀將各人耳朵削下一只道。給你們大家留一個記認。將來一見便知。說罷。立起指衆喝道。大家快給俺爬起來。各自滾了回去罷。如敢裝佯。返遛着不走。俺便真斬下腦袋來。做大酒杯兒了。是要命的。便快走。

不要命的就休跑說罷。手按刀柄，望着衆人。衆人見他肯饒，便都如死囚遭逢大赦，樂得忘了傷痛。硬掙扎着爬起身體來。負傷忍痛，哎吓哎吓的狼狽相依着。移步走出祠外去。外面本有那隨來而未敢跟進裏面的許多叫化。見狀一齊大駭，便都驚問怎麼樣了。丐頭等即央請他們，攙扶着快點。邊走邊各將情形說知。大家驚懼的心胆都寒，齊打冷戰。齊送到丐頭家中。由丐頭的家屬取出傷藥來，分給衆丐採食。大家啞聲呼痛不絕。有那住在都土地祠內的叫化，齊不敢冒險回去。只得另尋別處安身。那丐頭家中前後房屋狹小，焉能容得下這許多流血受傷的人呢。當卽婉言將各人散出。各負傷的人來時還能勉強，此刻痛得腰直不起，身動不能。焉能走得出去。遂都怒恨丐頭家屬。太不講交情義氣。大家受傷吃苦，是爲了誰人呢。丐頭家屬被衆責難，只得不做聲。勉強留大衆東倒西歪，橫七豎八的躺在各進房屋內。自家人却反而往鄰家去借宿。閑言擱住。卻說是時的洛陽縣令，乃是山東平原縣人。姓達名觀，字觀海。正是前文達朝宗的祖父。爲官清廉公正，極有賢名。到任未久。

已斷了好幾宗奇案，平反過兩件冤獄。因洛陽地方時鬧竊案，差不多無夜沒有。且都係紳富大戶人家被竊，遞狀請求追贓緝賊的稟詞。幾如雪片般呈送進縣衙內來。所幸內中失贓雖多，傷害事主的却沒有。那些縉紳先生，好不厲害。親至縣衙面請父母大人破案。聲色都厲。幾乎使縣令難堪。達知縣每天總得迎送這班鄉紳一兩位。回拜一兩家。除去嚴限比催那些捕快破案之外，別無良法。無奈捕快們屁股大腿，雖都打得皮開肉綻，夾得血流如注。總不能破獲案件。捕快們雖擬晦氣一兩個小竊。到案頂替。承諾銷差。借此了事。無如失主都非尋常百姓。失物比尋常東西。故皆抱着個追贓思想。容易使小竊頂替受罪。却難使原贓吊出。因此捕快們的搪塞銷差辦法。又都失敗了。達知縣見追比得如此風緊。竊案仍難隔一兩夜不生。遂親自率領木署公差。出衙查夜。每晚二更出巡。直到天明方回。畧安息一會。便又須起身陞堂理事。辛苦勤勞。日夜不安。如此方才竊案減少。但總未能完全淨絕。紳富等因見縣令每夜不得安眠。親自率衆巡行街巷。保衛地方。這才不好意思再說難

過話但仍不時遞狀催捉破案。這夜二鼓以後，知縣率領三班快手巡查大街小巷，行至都土地祠外，燈籠光亮，照見地下石上，有點點滴滴的血跡。差役們看見奇怪，齊將燈亮仔細照察，依着血點痕跡，照看出來源。是由祠內出來。達知縣坐在馬上，亦留意看出，便下馬提劍，當先走進祠去，捕快們各亮兵器，掌燈毬亮子，擁將進去。早已看見前進及中進屋內和天井內地上，拋棄着許多兵器，七零八落，血斑點滴，遍地皆有。更有破帽破履，丟失在地。再舉火一照，只見中進屋內地上，拋棄有許多血淋淋的人耳朵，杯盤狼藉，酒壺菜碗，盒擔等，大半排列齊整，小半有的踏破。有的踢翻，都丟在地上。正有兩個耗子，在那裏偷嘴，見有火光人聲，嚇得往傍邊逃了。達知縣見此情形，不由詫異稱奇。走進中進，聞有鼾聲如雷，尋聲望去，見那傍艸蓆上，睡着一個少年，叫化，身傍放着一口撲刀，刀鋒上血跡殷紅。另有乞丐使用的各項物件，亦丟在傍邊。尚有火刀火石及半枝殘燭，亦在他身傍。走向他面前，只見他呼呼熟睡，面皮通紅。一陣酒氣，正從他呼出的氣息中，直撲進鼻孔內來。分明是喝得

酩酊大醉。睡倒在此。再看他身上。頗多血跡。達知縣據情推測。雖一時切不定。是怎麼回事。但料定這睡在地上的叫化。必非好人。遂令差人們。將這叫化鎖拿了。帶回衙去細審。差人內有那白天曾應過巧頭之請的。雖未曾見過宋人傑的面。但看此情形。心中已都料定。正是此人。留神一看。見他左目果是瞎子。這一來可就確定認得。白天裏聽得的那人。果正是他了。邊忖邊奉命抖開鐵練。將他頭頸鎖住。拉了他起來道。朋友。醒覺吧。你做的案子。犯了呢。宋人傑大驚。只得跟隨縣令及衆差同往縣衙去。究竟達觀海如何收用宋人傑。所有盜竊積案。如何破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獨眼龍身在江湖。而恃藝不肯遵依江湖陋規。其自視高傲。傍若無人之神態。寫來活現紙上。非宋人傑奇士。不能有此事。非作者大筆。不能寫此文。堪稱二難巧並。

藝高者胆大。此常理也。宋俠仗藝退衆後。一若無其事者。胆氣豪雄。足令讀者

嘆服而醉臥祠內。卒至被執。作者蓋借此警世之太自恃其能者也。雖然夫有宋之藝能。斯可胆大豪放不羈耳。儻無宋之能而學宋之爲者。多見其自尋苦惱。投身厄難。太不自量力而已。愚妄人耳。何足算哉。

丐頭初不知爲宋。斷斷于規例。尙可說也。夫既知來人爲獨眼龍矣。乃復心不能甘。定欲殺之以立威。愚而好自用。卒至狼狽而歸。辱上增辱。固其宜也。



第四十四回

階下囚翻爲座上客

害人賊卽是親民官

話說達知縣喝令差役們鎖拿的那個乞丐。果正是宋人傑。原來他自從傍晚和丐頭等聚飲到掌燈後。詐醉賺各丐動手。將各丐打得落花流水。割去各丐一只耳朵。噓去各丐之後。便獨自席地而坐。借着燭光。看了殘肴剩酒。和地上許多耳朵。心中頗生感觸。覺得他們來者雖都不善。但是就丐頭的地位而論。俺來破了例。以後他在這碼頭上。便難再管別人。爲了飯碗問題。所以不得不下此狠毒辣手。俺將他們各打一刀背。已是夠得很了。徧又割削下他們的耳朵來。也未免太惡作劇了些。有傷天和呢。邊懷想邊聞得牆根壁脚屋角等處。颼颼作響。噦噦混叫。舉燭一照。見是幾只耗子。追逐嬉戲尋食。來啣食那地上的血污耳朵。心忖這畜牲好殘忍得厲害。遂放下燭燭。走過去驅溜了耗子。在前後三進屋內。走了個來回。滿腹思潮起。



伏。遂剩着餘燭尙多。取兩枝點了。往前進都土地神像面前去。揀好了。撮起土來。權且當作了香。跪拜行禮。禱祝了一番。願菩薩佑弟子。得遇英明賢士。能識好漢的貴人。從此助成大業。定必爲菩薩重建廟宇。再塑金身。召人住持。使香火復盛。并願菩薩大顯威靈。保護地方上良善之輩。皆得同登福壽之域。克享安樂榮華。惡人都遭果報。跪拜畢。回進後面中進屋內原處。思量羣丐雖已逃跑。或者心仍不甘。再約請了什麼能人到來。尋俺的報復。却不可不防。好的此處尙有酒菜。美酒佳餚。俺何不獨酌消遣。等待一會。守酒完之後。再作道理呢。因此一想。遂席地而坐。拭淨了一付杯筷。取過酒壺。獨酌緩飲。咀嚼美味起來。直待將各壺酒都飲完。方才擲過一邊。但因此已自覺有些路醅醉意了。這才心中懊悔。不該飲過量之酒。恐受丐頭等的算計。遂從地下取過撲刀。移步到屋角邊。本放有的一張破艸蓆處。去放下撲刀。將自己隨身攜帶的東西。齊移過去。放倒身體。就在那艸蓆上安息了。頭枕在包袱上。吹熄了燭火。頰刻間已朦朧合眼。睡熟覺得有一白髮老翁。來喚自己去見一位慈

眉善目。烏紗綉袍的文官。那官兒見了自己。便放下臉夾責罰了許多言詞。教訓自己。不應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吩咐自己。隨他充當一名捕頭。專司緝捕盜賊。便身不由己的跪地聽訓。願受他的使命。幫助他捕盜緝賊。破獲疑案。退下階沿。見那老翁笑對自己道。你才要求俺佑你。使你得遇貴人。現在正是你的機會來了。切莫錯過了。啊。正待向前請問他時。忽眼前一亮。那老翁已是不見。祇覺耳邊嗆哪一響。頭內即似有冰冷硬重的東西圍繞了。張開右目看時。便見一位頭戴烏紗帽。身穿錦綉袍。腰圍玉帶。足登朝靴。年逾半百的官長。手執寶劍。立在面前。身邊立有許多公差。心中還疑是夢。聽得那差人們吆喝朋友。你的案犯了。醒醒吧。同往縣衙內去呢。幾句言詞後。便見那差人們手內掌着的燈籠上。斗大紅字。做就洛陽縣知縣正堂七字。這才猛吃一驚。警覺并非是夢。身體已被差人們鎖拿。捉上鐵練了。那官兒定是知縣無疑。哪只聽那官兒喝令帶着他回衙審問。便首先回身往前走出。并令差役們。着兩名往後進屋內搜看。有人亦提拿了同行。公差應聲執燈籠往後進走去。兩

個轉身出來。回話後進空無一個人影。知縣擺手吩咐開道。差人們將宋人傑帶着隨護着本官。同出祠外。守知縣上了馬。便大家簇擁着回衙。宋人傑恍恍惚惚跟着進了縣衙。來至堂下簷前。只聽堂上一聲堂威。差人們分兩傍立定。鐵索刑具等項。唵哪哪。嘩喇喇一陣大響。攢在堂上。知縣陞了公座。吩咐帶上來。差人們又應聲。喝堂威。將宋人傑帶到公案前。喝令叫化子。縣太爺有話審問。你須直招實供。免得皮肉受苦。跪下了叩頭。不許倔強。宋人傑抬頭往上一看。燈燭光下。照耀分明。覺得這位官兒。形容好似適才夢中見過的那個文官。不由驚異起來。陡然想着那個老翁的言語。暗忖怪極怪極。昂然道。大人容稟。民人不過形容憔悴。衣衫襤褸了些兒。並未作過什麼奸盜邪淫犯法亂紀的事情。國法雖嚴。不罪安分良民。官長雖尊。難咎無罪之人。民人何辜。卻被大人喝令鎖拿了來。各位上差等衆爺們。吩咐民人跪下叩頭。民人無罪。不敢應命。達知縣見他出言不俗。開口便敢挺撞。居然倔強不跪。遂將驚堂一拍。把面色一沉。冷笑喝道。好個安分良民。果然一張利口。奉縣問你。

你既是好人爲何渾身點點斑斑全是血污痕跡呢。身傍凶器從何而來。那廟內地  
上人的耳朵。以及酒菜兵器各項。不都是你做的事麼。本縣已接有報告。並有被你  
割去耳朵的人到本縣案前來告你。你還想狡賴不成麼。快從實招供。免動大刑。兩  
傍差役。接口便吆喝堂威。囑令跪下快招。宋人傑被達縣令一詐。信以爲真。只道果  
係巧頭等到案告狀。遂跪叩頭道。大人明鑒。小民割他們的耳朵。致使流血滿地。  
並非小民好惹犯法。仗藝逞兇。實係被他們逼迫至此。無可如何。達知縣見他話中  
有因。遂接口忙問道。本縣亦料知你定係被他們所逼。方才行兇的。但是你所供的  
他們。究竟是那幾個。且說出來。看和本縣所知道人對不對。講差役們忙亦聞聲。吆  
喝快講。宋人傑雖已長成二十來歲。藝高胆大。見多聞廣。但從來不曾和人打過官  
司。上過大堂。臨過這個陣仗兒。況且夜審又加一層肅靜陰森。當時被差人們幾聲  
堂威。達縣令一陣喝問。早已唬了一驚。遂情不自禁的據實招承道。小民所說的他  
們。人數很多。姓名却一個也不知道。只因小民係外方乞丐。初到此地。不曾遵依陋

往丐頭那裏去掛號。亦未到在本地乞丐中具有資格威望的高級叫化那裏拜謁。請他們代小民出面。拉拉場子。打打招呼。因此觸犯了丐頭和各高級叫化。遂聚集多人。在大街上和小民爲難。當被小民一頓拳脚。打得落花流水。他們打小民不過。逃跑回去。不知是誰出的主意。改用奸謀狡計。整備好酒菜。到土地廟內來請小民飲食。由丐頭出面。領着衆人。向小民賠話講和。小民見他們前倨後恭。陡然如此。客氣深恐他們有詐。遂假裝醉倒。試驗他們究竟如何。果然他們見小民已經醉了。便由丐頭掏腰。取出細索來。將小民綑綁。喝令衆丐一齊動手。大家各從身邊取出兵器。來傷害小民的性命。小民見勢已危急。爲自衛起見。只得掙斷繩索。奪過一口撲刀。將他們一齊打倒。因他們有意尋釁。情實可惡。故將他們的耳朵。各割下一只來。略示儆戒。以爲記認。大人秦鏡高懸。這是他們恃衆行凶。咎由自取。並非小民大胆妄爲。擅敢刀傷衆人。大人請看這許多兵器。以及耳朵。和那許多付杯筷。便可知道他們來的人數衆多了。大人明鑒。假使小民適才敢于行凶。何不一刀一個。殺他們

一回痛快呢。況且割耳朵的這把撲刀，亦是他們帶來的。請大人將他們傳來一問，便可知道了。達觀聽罷，察言觀色，知是實話。遂故意詐喝道：你到洛陽已久，何得詐稱今日才到呢？本縣素精麻衣相法，善觀氣色，見貌便知行藏，你恃仗武藝，表面雖做乞丐，暗中實做强盜，生平所做劫案甚多，但講你這隻左眼受損，便是因此而傷。居然尙敢在本縣面前，假裝忠厚，說不敢行凶麼？快將你平時行爲，以及出身來歷，家鄉住址，姓名年歲，到此已有多少時日，共已做過幾案，同黨共有幾人，餘人現居何處，今日究竟因何與大眾起畔，目下他們已逃往那裏，一一從直招來，不許胡說，陷害誣扳好人。宋人傑聞知縣說精擅相法，竟直指出自己的本來面目，道破行藏，信以爲真，不由大吃一驚，暗忖：這官兒既已從面相上看出，知道俺的行爲，俺又何妨實供呢？遂朝上叩頭道：小民委實係今日白天才到，大人不信，可將丐頭等抓來對質的，講到小民暗做强盜，此乃以往之事。小民在青天大人面前，不敢信口狡賴。小民姓王名大公，本籍江蘇徐州，自幼曾學得幾手槍棒，因性愛剛直忠正，最敬忠

孝節義痛恨貪污強霸。故此往年曾于家鄉附近地方。單向當過響馬。專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不義之財。到手卽便施濟貧寒。從未積蓄分文。後因左目受傷。成了殘疾。遂革心洗手。不再作劫掠生涯。只因絕未積聚。遂致家無餘資。又未曾學過生產事業。左目旣盲。不得已才淪爲乞丐。但又羞與會伍。從不肯遵奉乞丐道中的陋規。向各處地方上什麼丐頭等人物低頭。以至每到一處地方。往往與當地的流氓丐頭等衆人發生爭執。但從來未有像今日在此地所遭遇的事情發生。此乃小民的真情實供。如說小民往年曾當過響馬。則可。如說小民到洛陽已久。且已做過案子。則絕對不可。小民決不甘願認罪。況且小民往年行劫。亦祇是單人匹馬。從來未結過黨羽。自從洗手行乞後。不彈此調。業已多年。更沒有什麼同黨幾人。共做幾案可言了。如果大人欲根究從前小民在家鄉地方所做劫案。治小民以往的罪名。伏思王法雖嚴。絕不能阻人自新之路。況且既往不咎。古訓昭然呢。達知縣見他很爽直的據實招承。毫無隱瞞。細觀他的面容儀表。雖然當着乞丐。衣衫破碎。但並

無鳩形鵠面。菜色飢容。且於眉宇間頗流露着英雄豪氣。料知所供非虛。心中正在忖度。據這叫化所供。係在詐醉被綁後。方才和衆丐對抗。可知他的武藝超羣了。本縣到任後。地方上時鬧鉅大竊案。迄今未曾破獲。如將此丐收服。令其偵破竊案。准許將功折罪。豈不很好麼。達知縣想念未完。卻見從傍邊閃出兩名捕快。向上行禮。回稟道。請大人注意。據下役等所知。此丐並非什麼徐州人。王大公。乃係皖北一帶著名的獨脚響馬。江湖上人稱他爲俠盜的壽州宋人傑。他在當響馬時。本自取綽號爲鐵金剛。後因左眼傷損。才改做了乞丐。到處與同類的各種乞丐爲難。並不時仍操着劫掠舊生涯。因此江湖上遂給他改取外號喚他做獨眼龍。雖說今日才到此地。據下役們推想。本地近來所發生各的大竊案。或許即係他在暗中所爲。亦未可知呢。達觀聞稟。點了點頭。再問爾等何以能知道他這般詳細呢。兩名公差叩頭回稟道。下役等因本縣汛地內。接連發生竊案。仔細防緝偵探。至今毫無眉目。致勞大人每夜親自查街巡更。下役等無不格外感奮。憂急萬分。因此大家隨時隨地。均



皆留意偵查。今日中飯前後。下役等在街坊聞得人言。說有新從外路來的一個少年乞丐。不服本地丐頭的管束。未往丐頭那裏去掛號。行過規矩。卽便托大在各街巷挨戶行乞。丐頭得報。派人去通知他。着他去照規例行事。被他將來人罵了回去。丐頭遂傳齊本地大小各種乞丐。共有數十名男女。在大街上尋着了。他雙方一言不合。便爾交起手來。衆丐被那新來的化子。打得跌跌爬爬的抱頭鼠竄。看熱鬧的人擠滿了一街。下役們聞得此信。便趕往出事地點去查看。已是散了。遂改往丐頭家去問訊。將丐頭的來歷。告訴下役們。故此下役等得悉詳細。達知縣聽罷。便擺手會兩役退立傍邊。又向宋人傑追問。宋人傑見隱瞞不住。遂朝上行禮道。大人容稟。常言人人要臉。樹樹有皮。小民在大人台前。更改姓名籍貫的。並非敢大胆欺枉大人。實因小民原本亦係好人家子弟。既已懺悔前非。改過自新。何苦再道出真姓名來。遺先本亦之羞。况且淪落天涯。流爲乞丐。亦非什麼有體面的事。故此才信口捏造姓名回答。仰求大人原情恕罪。小民感恩不淺。達知縣道。據你的供詞。委係今

日白天才到因爲被丐頭率衆逼迫無奈方才回手。但你既不敢恃強行凶爲衆所迫。因何不扭住丐頭到本縣案前來告狀呢。居然竟刀傷衆人。你可知罪麼。宋人傑俯首應稱小民因出於一時情急。倉卒間未及籌思計較。還求大人寬恕。達縣令道：要本縣原情察罪。恕你持刀行凶。擅制大衆耳朶的罪名。却亦不難。祇須你依得本縣一件事。肯幫助本縣破護疑案。立功續罪。本縣便可破格通融。寬恕你的罪過。豁免你的刑罰。並可保舉你得一安身立命。興家創業的機會。將來得積功勞。亦可大小博一個前程。豈不勝似當響馬做乞丐。玷辱祖先。遺羞宗族麼。本縣因爲愛你具有一身絕頂的武藝。不忍苛求督責于你。所以才有此破格赦免。提携獎掖之舉。不知你可肯誠心願意。戴罪圖功。幫助本縣爲國盡忠。保護人民。安輯地方麼。倘你毫無誠意。自甘墮落。反願受國法制裁。可就實言陳訴。本縣亦決不勉強你。願意與否。大丈夫一言而決。趕快從直講來。本縣好爲你作主。宋人傑聽罷。暗訝正與適才在都土地祠內的夢景脗合。最奇的。就是這位縣官。和夢相見的那位文官。容貌極其

相像，是時雖不明知縣所說的依他一件事。要自己帮他破案。究竟是何種疑難案件。但總可料定與己無害而有益。略一沉吟。遂卽回稟道。艸野小民。自愧無能。謬蒙大人恩垂格外。破例成全。實使小民懷德畏威。謹當終身感戴。既承大人金諾。慨允鼎力提携。小民又何能妄自菲薄。敢不竭盡智能。勉效微勞。上副大人期望之殷。聊報大人知遇之德呢。達知縣見他滿口應允。毫不推却。不由大喜。遂卽命他立身起來。着令差役給他開鎖。脫去刑具。隨令當堂繕寫了願戴罪圖功立功續罪的文據。親筆具過結。這才傳命退堂。令捕頭方英。將宋人傑帶下堂去。往外面沐浴梳洗。更換衣巾襪履。隨時就到內衙來稟見本縣。方捕頭領命。同着宋人傑及各差役。退下堂去。達知縣回進後衙。換了便衣。走進內書房。親將本人到任後。所有各家被竊的一切案卷。完全理在一起。取將過來。放在書案上。就燈下重又核閱。審察所呈報的失竊情形。門子見大人查夜回來。陸堂夜審。將犯人放了。回進後衙。並不安息。却很興奮的在書房裏翻閱卷宗。遂用茶點。托送茶點到大人面前。放在書案上。口中請

大人用茶點雙目却暗得留意祇覺大人面有喜色爲近來所未有不禁心中納罕。達知縣見門子侍立在傍便吩咐道方捕頭停會領一個少年漢子進來。你須立即引導他倆到此不可遲延。就攔守他倆進來後你便可以自去睡覺不必再來伺候了。門子應聲是。拿着茶盤退出書房。心忖大人近來無論日夜都在十分憂急。從未見有過此刻的安樂模樣。吳非平日憂慮的案卷現在已有破獲的消息了不成。邊想順手在簷下放好茶盤便踱往貫通前後的腰門口去。剛才走到却見燈籠光亮自遠而近。抬頭一看正是捕頭方英。手提燈籠和一漢子並肩走着談說而來。頃刻間已到面前。兩下各點了點頭。方英問大人已經安息了麼。門子道大人正在內書房翻閱案卷。等候你們二位呢。邊說邊回轉身體移步引二人同到內書房門外。令二人立着。門子便進去回稟。轉身出來對二人招招手兒。二人點點頭兒。便方前宋後。唧接着同進書房。門子接過燈籠吹熄了掛在書房門環上。達知縣見二人進來便放下手中狀子。擺手令二人且行常禮。二人請過安舉手侍立在傍。門子退出。

書房用茶盤托了三杯茶來。分放在書案茶几上。卽便收拾茶盤。自去安息。達知縣吩咐二人坐在傍邊椅上。二人告罪。各側身坐了半個屁股。達知縣開言先慰勞過。方捕頭連日辛苦。問過緝案的消息。這才向宋人傑仔細打量。只見他青衣小帽。完全平民打扮。頭髮已一齊梳了上去。不似適才那副蓬頭獅子的模樣了。衣服雖舊。不甚合身。已比剛才破碎露肉拖片掛片的樣子。齊整得多。面容清潔。顯分出白淨皮膚。英彩弈弈。豪氣逼人。已與方才大異。不由暗贊一聲好。遂問何以能來得這般快。這身現成衣衫。却是何人的呢。方英欠身代回道。因爲時已不早。無處沐浴。祇同到下役家中。艸艸梳髮洗面。擦拭手臂頸項。暫時權且穿了下役的舊衣。卽便進內衙來稟見大人。請安。知縣點頭道好。隨說宋人傑。本縣因愛你是個壯士。大有用你之處。所以才作主赦你之罪。你可能知道本縣所以赦你的意思麼。宋人傑欠身道。小民不知大人有何高見。倘有驅策小民之處。仰乞明示。雖赴湯蹈火。均所願往。達知縣道。本縣意欲屈壯士在本衙做一名捕快頭目。專司緝捕盜賊等重案。並因你

在江湖上的名望已大。誠恐于你或本身有何不便。兼怕對於緝捕盜賊。辦理案件。上亦有何不便。故此本縣之意。爲兩全其美起見。最好請壯士將姓名暫時更改。隱去本名。再在本縣當差。待至日後。再由本縣給你呈請上司。申明原由。改正本名。不知壯士意下。以爲如何。宋人傑聽罷。暗忖綠林中人。以及江湖八黑。得知俺在此當差。他們縱有天大胆量。多事不如省事。定必不來此地做案。如果做了。俺不捕不可。捕拿又難爲情。果然與緝捕案件上。多有不便。況且日後不當差了。焉能與綠林朋友。江湖故舊見面呢。果真以改去姓名。可以雙方兼顧。大人此言。可謂設想週到。想罷。遂回稱蒙大人提拔。大人吩咐小民。怎敢不遵呢。達知縣大喜。隨說本縣意欲改稱壯士是本縣的自家人。將壯士改名爲達忠。不知壯士亦肯應允麼。宋人傑應聲道。大人不棄。認小民爲自家人。乃是小民的幸事。小民反正都是更改名姓。又有何不可呢。達知縣大悅。遂說自即時起。本縣就改口稱呼壯士爲達忠了。暫屈壯士爲捕頭。隨本縣站堂當差。退堂後。即充當本縣的親隨。並充保護本縣的責任。嗣後壯

士就住在本縣後衙裏，不必往外面去另尋房屋居住，所有你的月薪，除去照支捕頭月餉之外，兼得支隨員的薪水，望你忠心職務，勤奮任事，勉力圖功，庶幾不負本縣提拔你的深意說罷，即在書案上親筆寫好一張委狀，交給宋人傑，令他同方英倆先行過同事的相見禮。達忠向大人謝過委任，和方英拉手行禮後，達忠令卽令方英領達忠到班房裏，和全體捕快相見，將本署的全體馬步捕快，從新編配人數，分配若干人隸屬在達忠的部下，遇有緊要事件，達忠並有指揮全體差役的全權。凡事不許大家稍存意見，務必通力合作。訓話畢，擺手令方英達忠退出，在班房侍候陞堂。且待早堂畢後，再各去歇息。兩人領諭退出外面，天光已是黎明，達知縣又批閱過兩件案卷，早爲僕役端整了茶水早點，送進書房來，請大人自便。達親洗漱早點畢，即便更換衣服，傳諭陞堂。僕人傳話出去，師爺書吏以及全體差役，已都先時進衙，聞諭便到堂上齊集。達觀出外陞座，先點過卯，令達忠和師爺書吏公差等全體人員，當堂逐一相見，訓話令大眾和衷共濟後，即便審理案件。當堂令達忠過

來領諭吩咐協同方英等各頭日偵查竊案限期破獲。達忠領過限知縣卽傳諭退堂。令達忠跟隨進內。將各家竊案情形告知達忠。並取出十兩銀子賞達忠製備衣服。又令門子給達忠預備床鋪。吩咐達忠卽日支用公費。在本署請酒宴請本縣文武上下全體人員。達忠蒙大人如此賞識提拔。心中非常感激。當時領賞退出。往估衣舖裏去購置了衣服。鞋帽舖內買了鞋帽。隨又買了大紅柬帖。回衙更換衣帽。還過方英稱謝後。便將柬帖寫好。親往各師爺書吏差役等家中去拜會下帖。第二天便在衙門請酒。宴集全體上下人員。當筵和衆人討論偵緝竊案的手續。並請問方英等各捕快。自各家竊案發生後。所訪得的消息。以及辦理各案的情形。大家互相發言。道述各項情況後。達忠一一聽在耳內。記在心頭。當日席散後。達忠便密見達觀。稟請從本晚起。大人不必親自查夜巡街。依下役愚見。許多案件。乃是一起賊人所爲。並無第二起賊人。達知縣道。依壯士的目光看來。此案難不難破獲呢。達忠道。此案并不難偵查明白。惟破獲卻很費事呢。達知縣奇詫道。既已偵知主犯。就容易



破案了。怎裏反爲難起來了呢。達忠笑道。大人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此案如係平常賊人所爲。那當然容易破獲了。倘并非平常的盜匪。或是毛賊。定要認真辦理。就得破除情面。抓破了臉。不認真辦。卻與大人自己的本身。又很有許多不便。豈能爲難麼。官役倆談話間。門子捧送兩杯茶進來。先送一杯給本官。後送一杯給達忠。達忠起身稱謝接茶。留意將門子上下打量。門子亦很注視着達忠。兩下都目光他視。不會留神手內。略一大意。遂于授受之際。嘩喇噲哪一聲。將一杯滾熱的清茶。潑翻落地。跌碎了。兩人一齊大驚。同時各灣腰低頭。伸手去拾地上的破茶杯。又大意腦袋和腦袋碰撞了一下。那門子立身不牢。竟被這一碰。撞得退跌將下去。一屁股坐在潑濕了的磚頭地上。忍不住都失聲笑將出來。達忠忙向門子打招呼。口稱對不住。門子撫摩着額頭。亦回稱對不起。邊說邊已起身。轉面向大人屈膝打千謝罪。達知縣揮手令他起來。吩咐以後小心。不可再如此大意。隨又帶怒問他目視何處。怎麼會將手中茶杯。丟落了空呢。門子惶恐謝罪道。小人因爲目視着達頭兒的身上。新

衣服。遂致失手。以後絕不敢稍有疎忽。達忠亦向大人謝罪。達知縣喝令門子起去。門子應聲。是將地上碎磁拾淨。退去書房外面。拿了把掃帚。進來將汪濕在地上。窪處的茶掃開了。出去復又另倒了杯茶。送與達忠。達忠稱謝接過。守門子出去後。便悄悄言請問大人。這門子是大人從原籍帶來的。還是本衙前任的舊人。或是何人。荅來的。達知縣回說。係本縣到任後。由知府荅來的。壯士忽然問他。不知可有何事麼。達忠低聲稟道。這門子的形跡。頗有可疑。故此下役詢問。達知縣忙問門子形跡。有何可疑。達忠道。下役在此和大人談話。門子送茶進來。雖係底下人們的常情。但他未曾進來時。下役已見他側立在窗前甚久。踏進書房。雙目即向俺注視。一瞬也不瞬。竟至失手。打碎茶盃。這豈非可疑麼。達知縣點首道。本縣因他係知府荅來。無錯。失不好意思辭他。現正可借此事停歇他的職務。改換新人呢。此事且擱下一邊。本縣且先問你。對於訪查的各家竊案。可曾得有何種消息麼。達忠道。下役對此案。本就疑心到本城的門內各衙人員。不過未能確定是誰罷了。現在正從這門子身上。

推想恐怕知府大人對於各家的竊案頗有嫌疑呢。不知大人高見以爲如何。達知縣聞言駭異忙問壯士何以竟料各案係本城文武官員所做的呢。豈有身爲民之父母的官員反做鼠竊狗偷無恥的行爲之理。壯士豈非想入非非了麼。達忠見問帶笑將所以料到本城官廳作竊的理由回答出來。究竟達忠持何見解。認定係地方官吏作賊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世有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爲不打臉強盜者。然尙係憤激之詞也。不謂本回宋人傑竟直言官吏作賊毫無疑義。可謂快人快語。較之喻言而無事實證明者。又高一籌矣。作者大書特書其亦具詩人國風之意也乎。噫嘻。

達觀親身查夜。非徒爲治標。實亦望藉此可以獲得行竊之賊而追贓破案耳。非真完全不能料及。略未疑付案係官吏所爲。特因茲事體人不得不出以鄭重耳。觀其于得宋後。又細閱卷宗。忽然面有喜色。可以知之云。

階下囚倏變爲座上客奇矣親民官乃是害民賊則尤奇矣本回故事尤可稱爲奇聞



第四十五回

憶往事名捕破疑案

擒飛賊盲丐建奇勳

話說達忠見問起身到窗口向前張望了一回。回到知縣面前帶笑低聲回稟道。大人有所不知。下役在前數年。寄跡在綠林中時。雖只單獨行劫。未曾結黨聚衆。但却不時與各地的水陸盜賊往來。且互通聲氣。頗有交情。後來左日成言改做了乞丐。浪跡江湖。漫游各處。見聞之事。遂比前更多了。當時曾聞得綠林中人。及江湖上人。先後傳說。廣西梧州。及湖北安陸。皆曾發生過一件盜匪在中途行劫。殺死赴任就職的新官。毀尸滅跡。便取了該新官的委狀護照公文等項。前往任所。接印視事的奇聞。往梧州就任的。乃是位知府。赴安陸接任的。却是個知縣。這兩位從強盜改業做官的綠林豪客。冒名頂替。到任後。頗能自愛。無如手下同去赴任的人。賊心不改。依舊擄掠剽竊。甚至在城廂內外。鄉紳富商家。亦都做人命盜案。弄得兩位

頭領破案不能不破。不可往梧州去的一位。竟因此悔恨憂急成病。自盡死在任上。他的手下衆人。無有管束。遂在梧州城內放火殺人。大擄了一頓。分贓四散。那赴安陸縣任的見手下胡作非爲。不服命令。遂使用辣手。假意分派手下。前往四鄉去催徵漕糧。他自己却改扮鄉農。暗尾行到鄉下去。將手下暗殺了。手下人有兩個未被首領殺死的。得到惡耗後。一個便唬得不敢回衙。溜往別處去。投奔別個綠林。訴述首領的無情無義。要求別人給殺去的衆弟兄報仇。一個却怨恨首領心狠手毒。便跑進省城去告發。那頭領因見溜走了兩個。料知能得太平。不敢逗留懸棧。遂即收拾行李。掛印動身逃跑了。守省裏派人到安陸查辦緝拿時。人已逃走甚久。結果那告發的小賊惹火燒身。遭了時氣。遂被省裏依律加等嚴辦了。這兩件事。下役在往年聽得。原不曾放在心上。此次蒙大人提攜。使下役充當一名捕頭。緝捕盜賊案犯。下役受命之後。即往各失呈家中去調查。結果各家被竊的情形大致相同。一律均係賊人從屋上下來。看不出什麼痕跡。所失竊的東西。都是極珍貴的物件。不僅金

銀財帛珠寶首飾之類被竊。即連各家收藏着的貴重字畫古玩。也被順手帶去。據此情形。該賊做事時。翻箱倒篋。應該頗費時間。失主家中男女。竟會無一人知覺。由此推測。下役得到兩種見解。一係該賊武藝甚好。乃係個飛簷走壁的飛賊。非尋常鼠竊狗偷可比。隨身帶有五鼓鷄鳴返魂悶香。二係該賊不僅武藝好。而且能識得字畫古玩。是個喜好風雅的文賊。據這兩種見解。更推詳上去。遂想到各捕頭快班等人。情願挨打受比。不肯破案。竊案又連接發生。顯見非遠來過路之賊所爲。可知捕快們非不能推想料着。定係此賊的地位高。權力大。一經說破。非常爲難。下役又曾向本地各種江湖上人打聽。果然不出所料。賊人非從外處來。來踪去跡。竟無一人知道。因此下役遂陡然想起。往年綠林中傳述的梧州安陸兩件故事。疑猜到本地官府衙門中人。或亦有和往年事實相同的情況。亦未可料。適才筵宴間。下役問悉大衆辦理本案的情形。果然大衆意見。都認定賊非外來。如係外來之賊。何能在大人查夜之時。尙敢做案。本地各客店人家。又焉敢容留。捕快們豈有不能查察之



理。因此推想，遂格外切定係本地衙門中官官所爲，故此下役申請大人，不必再去巡查。即係此意。不料事有湊巧，門子掩身在窗外竊聽，被下役眊見，送茶進來，又打碎了茶碗，就這點嫌疑推想。知府大人豈不很有嫌疑麼？請大人仔細思忖一下。大人到任後，對於知府可有何事發生過齟齬麼？達知縣聽罷，覺得頭頭是道，所言頗有見地。想個一會，忽然想起道：本縣上任接事後，知府曾暗令屬吏來示意，要本縣答應每月孝敬他若干銀兩。隨後如有事情，方肯官官相護。本縣不會理會他，祇一味推托敷衍。大約他因此記恨，亦未可料。怪不得竊案發生後，知府曾屢次將本縣請去當面教訓，催促破案。倘日久不破，定必詳文上憲。參革本縣呢？達忠道：是了。大人放心，保在下役身上。數天之內，必定破案。達觀忙問壯士如何破法。達忠即悄悄言回稟。這消如此如此，便可破獲無疑了。達觀大喜，即令達忠照計謹慎辦理。不可大意。達忠領諭退出，便去暗察門子的行動。果然不見了門子。問人時，回稱門子往外面去買東西，停會兒就來。所以不曾去向大人告假。達忠聞言，即刻飛步出衙，往府

衙趕去。在府衙對面影壁後掩身立着。守望了一會。果見門子從府衙大門內忽忽出來。一逕往衙縣跑回。達忠隨後追上。在他肩上一拍道。老兄。辛苦了。俺早已料着啦。門子回頭見是達忠。唬了一跳。面皮一紅。便說達頭兒。你站堂當差。出外辦理公事案件。進內又須充任大人的護衛。能者多勞。才真是辛苦呢。俺有什麼辛苦可言。達頭兒別當面罵人哪。達忠冷笑道。好一個能者多勞。老兄。你真可算做夫子自道啦。門子正容道。這是什麼話。達頭兒怎麼竟說是俺自誇呢。達忠亦正色道。門子哥。你明做着縣衙的門子。暗却充當府衙的偵探。責任何等重大。事務何等忙碌。這豈不是很辛苦麼。你老兄如非具有幹才的能者。焉能騎乘這匹兩頭馬哩。門子被他一語道破心事。頓時面容失色。却強作鎮定道。達頭兒。你別含血噴人。無因沒由的學着編造西廂記。俺充當門子罷了。怎麼會兼任什麼偵探哩。請問達頭兒。知府大人要俺偵查點什麼。暗探些什麼呢。難道府縣兩衙手臂相聯的當地官廳。有何軍機祕密。用得着互相派遣暗探充任間諜不成。你這話是合俺打哈哈的。還是說的

周正話。須得就此先說明白了。別含着骨頭吐着肉的說半句頑笑話。破壞俺的名譽。俺和你素無怨恨。用不着設辭攻訐。希圖打破俺的差使飯碗。倘或你有何親戚故舊。想謀幹差使。補俺的缺。你老哥不妨對俺明言。俺爲交朋友起見。亦未嘗不可以奉讓。何必用暗箭傷人呢。達忠笑道。老大哥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你既不會擔任什麼偵探職務。又何用如此發猴急呢。老實對你講了吧。你在暗地裏所做的事。俺早已暗探得明明白白。咧。不過俺代你想。事情敗露了。你代人受過也狠犯不着呢。門子見他明言直指。遂伸手一把揪扭住達忠的衣襟。怒罵道。狗娘養的瞎眼。叫化子。你這種無稽之談。想冤誣那個呢。俺和你同見本官評理去。邊罵邊扯了達忠邁步疾行。達忠亦抓住他的衣領。往前行走。口中並不回罵。祇說很好。俺正要拿你回衙報案。還用得着你費心。使詐假怒。動手和俺揪扭麼。俺且不學你的樣。像村婦罵街。五婆罵鷄。般胡言混罵。俺和同見本官。自然不怕你不直招罪狀呢。說話間。兩人已扭着回到縣衙門。差看見不知究竟因何事故。迎向前來排解勸

兩下放手。自己人有話好說。門子見達忠句句言詞頂真。面容板起。果然像已得有  
何種證據一般。口內雖強硬。實情色厲內荏。早已心中發毛。正恨無人解勸。不能  
脫身。見門差來勸。便即鬆手道。大哥說得是。俺便看了你的面子。先鬆手。權且饒了  
這厮。免得進去見了大人。先討大人的沒趣。達忠卻不放手。反高聲喝道。無論你如  
何口巧舌能。要俺放手。除非你已將案情招認。講過供。方才可以呢。班房內該值伺  
候的衆捕快。聞聲趕出來張望。見是自己人揪扭。便亦上前勸解。達忠怕被門子乘  
亂脫逃。遂先使肘灣兒一碰。點住了門子的穴。使他動彈不得。這才放手對衆人道。  
各位此刻不知就裡。所以多事相勸。給這小子說情。待會兒大家明白了案情重大  
時。便都要恨不得咬下他的大塊肉來。方才稱心呢。各位請且回班房聽信。待俺將  
這小子抓進去。見大人回話去說罷。便將門子挾在腋。下。往內衙就走。邊走邊回頭  
吩咐衆人。不可將門子忽然在本衙門被監視看守的消息洩露出去。邊說邊已穿  
越過大堂二堂。走進內衙。巡進書房。面兒知縣回話。達觀見達忠。忽將門子挾將前

來忙問二人何事爭執。門子大嚷道：「達化子欺負小的，求大人爲小的作主。」達忠將門子放下後，便朝知縣屈膝下子，回稟道：「下役適才已密稟過大人，蒙恩准給予全權。許下役得能便宜行事。下役受命退出後，便偵查門子行動。果然不出下役所料，他已假托買物，私行出衙。下役飛步追出，逕往府衙門外等候。果見他從府衙大門內走出來。下役遂將其喝住，究問他往那裏去來。他竟做賊心虛，惱羞成怒，故意先發制人。將下役當胸揪住，說下役設詞誣栽。要和下役同見大人評理。一路肆意辱罵。下役趁勢將其捉住，回衙報案。他已知不妙，頗思得機脫逃。下役恐被逃去，特用點穴法，將其血絡點住，叩見大人。請大人從嚴鞫訊。所有本城各家竊案，便不難立刻水落石出。知縣得稟，擺手吩咐達忠退立在傍，喝令門子招認。因何送茶碎杯，潛行出外，私往府衙，以及各家竊案連接發生。既已早經知曉，爲何知情不舉。該當何罪。門子那裏肯認，極口呼冤。請大人嚴究達忠誣陷之罪。達觀吩咐用刑。達忠應聲向前，運用指掌功夫，將門子的兩手手指，緊握在兩手裏，使勁一捏，十指連心，疼痛

異常。門子挺刑不招呼。冤痛暈過去。被達忠用涼水噴醒。復又使手動捏。握門子被捏痛得熬受不住。只得口稱願招。要求鬆手。達觀大喜。吩咐從實招來。門子無奈。只得將奉知府之命。到此伺候大人。就便刺探的一切行動。隨時具報。以便知府得有機會。詳文參核。至于各家竊案。究竟如何。小人實不知情。仰求大人原諒。達觀見他祇招認一半。尚有一半。比較的格外重要。他仍未招承。遂又吩咐達忠再用刑法。門子又被痛得死去活來。仍然聲稱不知。達知縣吩咐將門子暫且先行鎖好。關在內衙。命人輪流看守監視。不許門子與外面通消息。更防他有畏罪自盡的事。一面與達忠商議。該如何破案的辦法。達忠道。仍只須依下役適才稟過的計策。定可破獲各案。達觀因事已弄僵。只得委任達忠全權辦理。達忠退出書房。即回到自己房內休息。待至天色將暮。使獨自先用了晚膳。更換衣服。攜帶應用兵器。潛行出衙。逕往知府衙門。從衙後僻靜處。飛身上屋。恰好府衙後進房屋天井內。有兩株合抱不交的大松樹。枝葉暢茂。高聳出府衙前後各進房屋屋頂脊之上。達忠一見大喜。遂從屋

頂上使用輕身功。飛躍上一株松樹的幹枝。爬至樹頂上。踞坐在樹頂丫枝內。居高臨下。留意往府衙前後各處四下裏窺視。如此鳥瞰觀察。足有兩個更次。並不見有何動靜。側耳聽下面更鑼聲。已是轉二更的時分了。前後各進房屋內燈火光亮。已熄去大半。祇有樹下天井內。尚有從屋內照射出來的一線光亮。達忠心忖俺已將門子拘留。鞫訊過了。並無有切實的口供。事情弄僵。不僅與俺自己有碍。卽縣官亦多有不便呢。倘然係俺自作聰明。把事情弄錯了。豈非自送好題目給知府做文章麼。正在忖度。猛聽得下面有人咳嗽。循聲往下一望。只見從屋中前後走出兩個人來。都穿着黑色的夜行衣。靠立在簷口石階上。仰面探望。達忠一見。不由驚喜交作。驚的是怕被下面兩人將自己看見了。多有不便。反成打艸驚蛇。弄巧反拙。敗事有餘。喜的是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正在此時。猛見下面兩人移步下階。來至天井當中。各將身體一扭。縱上傍邊書房的屋簷。達忠深恐被二人看見。忙將身體由樹丫內使用壁虎功。順溜下去。貼緊在樹幹上。隱身在樹身後。閃去二人的視線。邊伸

頸枕頭在樹枝上。向兩人張望。雙足踏往下面的丫枝兒。借勁輕身。以免身體往下溜滑。跌落下去。只見兩人上得屋簷。立在屋上。四面張望了一會。便分着前後。如風馳雲駛般。躡房越脊。箭駛價往前奔去。達忠見兩人已動了脚。遂即爬上樹頂。躍身到屋上。亦疾如鷹隼。走如脫兔般。緊緊遙遙的尾隨在兩人後面。往同一方向趕去。只見兩人所奔赴的方向。正係往縣衙去的路線。心中暗忖道。莫非他倆正係往縣衙去。試探俺獨眼龍宋金剛的本領如何不成。但願他倆果係如此。那才是飛蛾投火呢。邊想邊遠遠在後隨着。亦步亦趨的前進。留神前面兩人的動作。誠恐兩人回過頭來。看見自己。遂將身體蹲着。蛇行鶴伏。躡足潛踪。專揀那陰蔽去處行走。不多時。遙見兩人已行到縣衙屋上。忽然一齊將足立定了。料知兩人定必舉目四顧。回頭張望。趕速將身體伏在暗處。果見兩人伸頸往四面張望。張望畢後。這才又舉步移身。蛇行向前。越過屋脊。直赴簷口。達忠大喜。不敢遲慢。忙將身體移動。繞路疾行到縣衙屋上。爬伏在兩人斜側對面的屋脊後面。窺探兩人的行動。只見兩人已都



到了簷口。一個蹲立着巡風。一個使夜叉探海勢。倒掛着垂身下去。就着窗眼裏張望。那所在正是知縣每夜在燈下批閱公事的內書房。只見窗眼內射出火光來。那倒掛身體下去窺探的人。張望了一會。便又縮身上來。和那巡風的人耳語了一會。兩人即便移身。蛇行向前面去了。達忠代縣官捏着一把汗。深恐兩人下手行刺。自己救護不及。見兩人走了。心中的一塊石頭。方才落下。只見兩人疾行到前面屋上。一個便往庫房的屋上奔去。從簷口躍身跳下去了。一個卻拔出刀來。隨行在後。往庫房對面的屋上立着。給那下去的人巡風。達忠見兩人往庫房屋上去。已料知兩人係去偷盜庫銀。便急從百寶囊中探手取出幾枝梅花針來。仍繞路行着。巡往那人立在庫房對面屋上的那人背後。伏身在屋脊後面。瞄得準切。將手中梅花針。向那人執刀的手腕。和兩只腿肚脚脛骨上。流星價飛擲了出去。那人正凝神在下面。給他的同伴巡風。却不料背後有人暗算。幸虧時在半夜。萬籟俱寂。梅花針發出。雖無多大聲息。但是凡做夜行人的。平時都會練過。善能打接暗器。和目觀四面。耳聽八

方達忠揚手發針時。那衣襟悉率聲和針碰針的叮叮聲。雖然極其微細。但因屋脊離屋簷相距不遠。那人已經聽見。不由心疑忙回頭一望。見屋脊後有一個黑影子。對着自己揚手急忙閃身讓躲時。右手腕和右腳脛骨兩處。已被刺中了一針。祇覺得被蚊蟲等叮了一口去一般。頗爲疼痛。急忙將右手內單刀移執在左手裏。使牙齒將刺中右手腕的針。咬着拔將出來。同時灣腰伸左手去。拔出右腳脛骨上的針。却運用氣功。朝着達忠吐了口氣。將那枝梅花針。回射將過來。達忠見他邊躍身向傍邊躲讓。邊將單刀換手送手腕到口邊。又見他躍過一邊。卽灣身向下。伸手去就脚。知已有兩處被針刺傷。心中大喜。見他向自己抬頭吐氣。知是吐回原針。遂急閃身側讓。邊讓邊乘勢。又將手中發而未完的梅花針。射擲出去。那人見他躲讓。身法快捷。已知正是獨眼龍。心中一驚。不敢戀戰。返身往下面天井裏。便跳。意欲招呼他的同伴快走。不料身材跳下。陡覺手腕脚骨兩處發麻。竟至右腳落地後。麻木得不能行動自如。知是中了毒藥暗器。自幸虧得拔出得快。否則定有性命之憂呢。邊

村邊已開口招呼同伴。快出來援助同逃。那先下來行事的人。聞得屋上聲音有異。已縮回身體。出到天井裏。見同伴吃了虧。遂掩護着同伴。繞越庫房。逕往前面大門逃跑。奔跑過一進房屋。便又躍身上牆。跳出牆外。保護着受傷的同伴。前行。達忠在屋上追趕。早已看見兩人繞屋前行。料定兩人必將越牆從平地逃。遂先往牆頭上去等候。果見兩人魚貫着越牆出外。便大喝一聲。跳下牆去追殺。那未受傷的一個。見他苦追不捨。只得回身應戰。掩護同伴先逃。却被達忠暗取鋼鏢在手。邊戰邊使鏢向那已傷先逃的一個打去。那人猝不及防。又被打傷了左腿灣。哎吓一聲。跌了一交。深恐又係毒藥製過。趕速伸手拔出。爬身起來。忍痛向前逃跑。逃逃邊回身將原鋼向達忠打去。不料忽促間。竟看走了眼。一鏢打去。正中在他的同伴臂上。却被達忠乘機湊了現成。一刀背將那人打倒。隨使足尖兒。將那人的穴道點住。即便飛步追趕。那先逃的一個。已腿足都受了傷。焉能逃走得快。當被達忠趕上。從後一刀戮中肩頭。向前撲咚栽倒。達忠大喜。亦點了他的穴。便將兩人手中的兵器。先奪

取了插在自己背上。然後將兩人的腰帶解下。結成一根。將兩人倒縛雙手。背對背。網綁在一起。這才托在手上。繞到縣衙前面。逕進縣衙大門。交給值夜的公差。給兩人各上了鎖練鐐銬。解送進內衙。回稟大人。請大人審問。其時達知縣正因天時已很不早。尙未見達忠回話。心中正放不下。忽見達忠已和差役們縛了兩名賊人進來。將拿獲的情形。回稟過了。請大人示下。心中不由大喜。燈光下看得清楚。這兩賊非別。一個正是同城的上級官。洛陽府知府正堂。一個正是府衙的二衙。頓時轉喜爲驚。唬了一跳。忙詐作不識。吩咐差役傳諭出去。陞堂夜審。並令密請師爺到來。商議處置辦法。欲知究竟如何處置。請看下文便曉。

評曰

于達瞎子傳中。夾叙梧州等兩處。以綠林作宰事。正引洛陽府作賊。讀者將必疑洛陽府亦爲綠林化身矣。而不知後文乃適得其反。此本書所以不落尋常窠臼處。亦卽所以示人奇突也。

達忠所以料竊案必爲官吏所作者。一則有前事傳聞可資借鏡。一則見同衙各差捕承辦此案後。絕無絲毫得以破案消息。迥出常徑以外。故能料及之也。此人咸謂瞽目者心思較常人爲細密。觀此信然。

門子密受知府之命。偵察知縣行動。隨時報告。達忠既已于碎茶杯一事而料知之。故一聞門子外出。遂疾往府衙追跡之。更由是而料定知府等必將夜出作案。連類推想而及。此達忠生平快意之事故。作者爲之大書特書焉。

#### 第四十六回

陳直言賊官乞原情

遇故雨俠丐得薪傳

話說達觀見達忠所擒獲的兩個飛賊。果係知府及府署的二衙。因此事處置。頗費周章。故只得假作不識。吩咐開庭夜審。又令請本衙的刑名師爺到來商量。這話方才出口。那知府早已聞得。便首先開言道。貴縣且請稍緩陞堂。犯官有話奉告。尚乞貴縣鑒原。迴護則個。達觀見他老實。自稱犯官。要求和自己商量。一時倒不好意思起來。表現出很偏促的神情。假意冷笑道。好個大胆的賊子。居然見了本縣。還自稱爲犯官呢。難道你是現任在職的什麼官員不成。且待本縣來看驗。究竟是那一位。邊說邊離座走近兩賊面前。看了一眼自語道。呀。原來果係二位現任在職的官員。怎麼會被達頭兒當賊拿了。說罷。即將差役喚住。令他將書房門窗一齊掩上。退出立在外面侍候。以防有本縣衙門內的人員到來回話。看見了不雅。一面命

達忠扶兩位就坐在椅上。侍立在兩邊。這才自回原位。和兩人對坐着。低聲問道。二位乃是現任官員。因何亦做這種宵小的勾當呢。講到知法犯法。按律應該加等。二位親身犯罪。致使下官要廻護。亦廻護不來。這可如何是好呢。二位要和俺商量些什麼呢。還請快說了吧。知府道。俺們的行藏。現在既已敗露。真所謂弄巧成拙。到此地位。亦只有揭開天窗說亮話。在貴縣面前。不再虛言繞路了。但求貴縣看在同寅份上。守着官官相護的成見。姑且維護官體。略微保全些兒顏面。俺倆便都總身戴德。啣草不忘。達知縣笑道。二位的行藏。本縣早已料知。並不必待到今日此刻。方才得能明瞭。本城各紳商富戶人家的許多竊案。不都係貴府做的事麼。祇不過因本縣的地位。居于貴府之下。在未能人贓現獲之前。不好冒昧。貿然便到府衙搜查罷了。現在二位既已被獲。不知貴府要本縣如何廻護。保全二位的顏面。且請貴府說將出來。本縣如能依得。決不不從。知府道。犯官所爲。貴縣既已全知。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丈夫作事。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拖泥帶水。冤害別人。實因貴縣到任後。絕

對不會到府衙來行過一點兒賄賂。犯官暗中既命人示意，亦被貴縣搶白討受了。一場沒趣。因此犯官心中頗爲懷恨。思量要將貴縣現任的職位撤革。只有使用兩種方法。一件是在行政事項及各項民刑案件上挑眼專事吹求。批駁申斥。一件是用暗箭傷人。使貴縣受地方民衆的攻訐。因貴縣在行政各事上極其謹慎小心。斷獄明正。守己廉潔。竟至無疵可求。無隙可乘。遂只得採取這種暗箭傷人的計策。親往各紳富家中去行竊。所幸尙有一件。犯官所偷盜的皆是縉紳大族。爲富不仁的人家。並無一個經濟小民在內。大半是些不義之財。且未傷害人命。犯官以爲用如此手段。定必使紳富等家羣起詰難。久不破案。必然聯名上控。犯官便可借此行文晉省。參革貴縣。不料貴縣宵旰勤勞。親自查夜。以安息人心。一面又收換了這個獨眼龍做捕頭。專司緝捕盜賊。領限破案。犯官等得信後。因爲久聞獨眼龍卽係宋某。逞一時豪興。恃仗藝能。欲試獨眼龍的本領胆量。兼擬借此一舉。使貴縣早日丟官。故此相約同來縣衙行事。偷盜庫存現銀。及貴縣的印信。不料竟致被擒。此乃已往



的經過實情。現在犯官等要求貴縣的就是請貴縣保全犯官的顏面。免使犯官等當衆出醜。釋放犯官等回去。自行留呈辭職。好的犯官。將歷次所偷盜的各家原贓。本都一齊收藏在別處。並不在府衙內。貴縣可托詞接據眼線報告。或是達捕頭在外探得。派達捕頭率全班快手。前往搜獲原贓。傳各失主當堂領去。發一海捕文書。捉拿人犯。就此了事。一面犯官等便掛印離衙。這個辦法。不知貴縣可能俯允麼。達知縣沉吟了一會。忖念捉虎容易放虎難。如將他倆放去。隨後他倆竟不照此辦理。反咬一口。說本縣誣害他倆。那可如何是好呢。因此對二人說明。須便將知府的話。錄成供詞。先命知府同二衙兩人畫押。打過手印。留作證據。以防反悔。方才可。以答應。知府二人無奈。只得遵命照辦。畫押打手印後。達知縣收好供詞。便說本縣私釋兩位。須担着許多不是。倘二位回衙。並不照辦。豈不使本縣爲難麼。依本縣之見。現在趁二位在此機會。守本縣這裏。派達捕頭率人去。起出原贓。案情辦理完畢。二位將辭職的呈文寫好。留在府衙內。後這才可以回復二位的身體自由。釋放二

位。令達捕頭護送二位動身。否則本縣不敢擅自答應。二人聞言。因已畫過供。憑證落在人手。無法挽回。無奈只得依從。達觀大喜。即命外面差役進來。隨同達忠。問明了兩人地點。率領一班捕快。前往收藏各贓的所在。去抄搜原贓。列單回話。達忠等領諭去後。達觀令別役將門子喚來。與兩人對質。門子見知府二衙。都已被擒。遂亦只得實供。知府要求達知縣。原情察罪。將門子釋放。並宣誓事後決不來尋達觀及獨眼龍圖謀報復。以安知縣之心。達觀遂向二人詰問出身來歷。是否果係綠林。知府據實回答。二人都是世家子弟。原爲中表兄弟。幼年皆曾學過武。應過武考。後因恐做武官不及文官安樂。遂改修文事。應考時。係化錢聯請兩位窮秀才代庖。進場做搶手。並設法運動宗師。方才得中。屢次赴試。皆係如此。不過知府係從兩榜出身。二衙祇是名秀才。知府初任雲南大理縣。兩人亦係偕同赴任。任滿後。調陞到中原來。任河南洛陽府。兩人仍係同來。並非從綠林出身。不過因幼年曾學過武。同師學藝的師兄弟。大半皆在各省鏢行裏充當鏢師。二人從大理到洛陽來時。沿途曾會

遇好幾位同學。又曾另聘兩位鏢客護送。彼此在閑談中講論各省的有名鏢師盜首。以及江湖上前輩和新出道的英雄。多曾談及皖北俠盜鐵金剛宋人傑。現已洗手做乞丐。改號爲獨眼龍了。所以得知達忠的名望。聞得他被收撫爲捕頭。故此來縣衙窺探。試驗達忠的本領胆量。知府說至此。不禁又嘆息道。只因貪得賄賂未遂。欲洩小忿。才鑿此大錯。又復逞一時豪興。遂至身辱名裂。如非爲顧全先代世家的累世家聲。和本身的做的體面。又何苦向貴縣提出迴護的要求呢。達觀聽罷。亦不禁爲之唏噓。不多時達忠等已按址前往。將原贓起出。連回縣衙。列單請大人過目。達觀接單略看。令差人去傳書吏來。將各家所報的失單與該單逐一核對過了。早已天光大亮。達觀陞堂理事。令差人分往各家去傳失主來當堂具結。領認原贓。發通緝文書捉拿逃犯。事畢退堂。這才令達忠解除下兩人的刑具。點活了二人的穴道。達觀親自陪二人酒食。表示遺憾。待至晚間。遂命達忠護送兩人回轉府衙。吩咐達忠須監視着。待至兩人將離職的留呈寫好。連夜將府衙各事辦理清楚。收拾好

行裝帶領原來隨從到任的奴僕。天明一齊動身。達忠護送兩人出境後，方始可以回來。務必妥慎辦理，不得違誤。達忠領命，隨即取便衣給兩人，將夜行衣靠換下。又取傷藥給兩人，將劍口調敷了。自帶防身兵器，保護監視着兩人回去。達知縣親送兩人到前面大堂簷口，方才止步回身。達忠送兩人回縣府衙，兩人立命書吏擬好辭職呈文，托辭因看破紅塵，即日掛冠懸印離衙，披緇剃髮出家。所有府衙各事，統暫交屬員撮行辦理。留呈繕寫完畢，兩人便將府衙屬吏員役等傳喚到來，說明去意，與衆話別，並將各事交代。一面各令隨來到任。奴僕急速收拾行裝，相偕動身。各吏見知府二衙相偕率領僕從同時離任，又有縣衙的捕頭，在傍幫同照應一切，護送同行。一時不知究竟所因何事，祇得含糊答應，照舊供職。如常辦事。各自料理，送別舊任。備文分頭飛報本城名官署，會御分呈報告上憲，候迎新官等各種手續。不在話下。達忠護送知府等一行人衆，出洛陽城郭，在路上村酒店裏沽酒，要菜奉請。兩家主僕親自奉陪兩位，因作賊而去官的飛竊道流，木人爲公家服務，救達觀清。

官方才出于承辦此案。希望兩位回府後。不記此番嫌怨。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宋某不才。竊願效學古人。不敢姑息養奸。以重二位官長之過。而增達觀的處境。維難。倘二位回去。能夠消除怨恨。請兩位滿飲此杯。說罷。便給兩人各篩滿了一杯。自己亦將門杯篩滿了。續言道。小可此番冒昧尊嚴。亦屬所謂情非得已。特易于護送二位。便中。謹治水酒。向兩位表示歉意。庶幾彼此日後得能和平相見。倘蒙二位海涵包荒。亦請二位滿飲此杯。小可奉陪一杯。以表敬意。邊說邊一口氣將酒喝乾了。舉杯邀兩人照杯。兩人本都懷着一肚皮怨恨。只因畏懼達忠。才忍受在肚。不敢現于詞色。皆因見他所使的暗器。是梅花針。二人幼年學武時。即已屢聽師言。凡善用梅花針的人。必係精擅劍術。且深通內家功夫的人。乃係勁敵。不可輕忽接戰。故此二人已料知達忠的武藝。確非凡常可及。自己二人昨夜已領教過他的武藝。驚弓之鳥。只得含怒在心。準備回家後。訪求高人。精求武術進步。再尋他報仇。雪忿。此時見他如此陳說。執杯相要。不飲不可。飲呢。又有些兒不情願。但爲情勢所

迫，祇得勉強將杯送到口邊。一飲而盡。照了杯。達忠却緊接着說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小可辱承二位慨允。既往不咎。彼此日後棄嫌修好。和平相見。小可感激之至。」對於二位的寬洪大量。尤其佩服得五體投地。謹此當面道謝。說畢。放杯抱拳。對二人各奉了一揖。二人被他這麼一番做作。弄得頗難爲情。祇得還揖。媿謝。又各回敬了他一杯。達忠這才從身邊招文袋裏。取出兩個小紙包兒。迭在二人的面前道：「既承二位原諒。恕小可鹵莽冒犯。小可欽仰之餘。無可奉贈。特預先分包了兩包解毒七厘散。這末藥。乃是小可自己配藥煉製成功的解藥。皆因小可往年被人用暗器傷損了左目。以及身上數處。且都是毒藥煉過的暗器。非常凶險。小可遇救後。遂亦拜求得製煉毒藥暗器及解毒的藥方。二位被小可梅花針傷後。雖在當時即刻便已拔出。未中很深的毒。但毒蘊創口內。並未得解藥祛除。難保日後流行血液。不發生危險。待至其時。萬難施救。故此小可奉贈兩位各一包。以示與兩位留交情及聯歡的誠意。兩人聞言。陡憶被針刺傷後。便覺疼痛麻木。知是中毒的事。事後因已

數自製傷藥。遂忘却了利害。此時豪情見贈。不由心中感激。遂稱謝收了。轉問達忠往年受傷損目的事。達忠略不隱瞞。將前情告訴了二人。三人邊說邊飲。酒罷傳飯。醉飽後。達忠往櫃上去惠過賬。便又偕同兩家主僕前行。兩人笑謝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俺倆既已應允。不再和達觀爲難。老兄儘可以放心回去覆命了。果真俺倆口是心非。縱或老兄伴送俺倆出境。難道便不能中途折回麼。達忠笑道。兩位尊論極是。常言恭敬不如從命。小可謹遵兩位的面示。就此止步。恕不遠送了。說畢。兩方欠身作別。分道而行。達忠進城回衙。見達觀覆命。細陳經過詳情。達觀大喜。慰勞獎勉了一番。吩咐他去安息。由此後。達忠便在達觀面前當捕頭公差。兼充隨身護衛。專緝重大盜竊等案。維時。丐頭等早已聽得風聲。那還敢來捋虎鬚。尋仇報復。同時水旱綠林。及各種黑道中人。聞知獨眼龍在洛陽當差。便都相戒不在洛陽做事。因此洛陽地方。由此時起。終達觀任期。竟無一回重大的盜劫賊竊案件。極其太平。安堵知道的。便都歸功達忠不知道的。祇一味頌揚達觀的政績。因此達觀任期滿後。

調任別縣。被洛陽民衆晉省請願留任。拒絕。新官接事。官從民請。遂又任達觀。蟬聯。到得聯任的期限滿時。達觀忽然害病。結果死在任上。臨危時。執達忠之手。泣謝。達忠輔助本人。治事破案安民的功勞德惠。懇求達忠推愛護送。本人靈柩回籍。并在枕上叩頭。拜托達忠。倘小兒爲官。敬求亦如現在輔助本人一樣。往助小兒治理各事。小兒如不做官。仰求壯士留居在舍下。教授小孫的武藝。說畢。在枕上叩頭不已。要求達忠答應。達忠感受知遇。及多年恩禮優待。又經達觀執手泣求。叩枕拜托。情不可却。祇得應允。達觀大喜。破涕爲笑。遂伏枕勉強寫好遺囑。將此事諭知兒子。含笑而歿。他兒子達成。得到信息。由平原家中趕來。到洛陽時。達觀已壽終兩日了。達成匍匐奔喪。一切如儀。盡哀。達忠將遺囑交給達成。達成看畢。大慟。拜謝達忠。既往。及將來的功勞恩德。遂在任上治喪開弔。然後邀請達忠同行。護運靈柩。回籍安葬。達忠到平原後。寓居在達宅。達宅上下男女。人等。除達成外。都只道達忠果真姓達。并不知道他姓采。平原人更不知其來歷。因此家中及地方上人。統在背後稱他爲



達瞎子當面尊呼他做大爺。其時達成的兒子達朝宗年正幼稚，才開蒙上學。在書房裏攻書習字。達成在家守制終喪後，奉委往山西運城縣去任知縣，攜帶達忠同去赴任。不料行至運城，正逢地方上鬧着時疫。達成住在館驛內，才擇定接印就職的吉日，尙未上任，便在館驛內陡染時疫，不及醫治身亡了。達忠偕同其他隨往運城的幾名僕人，逢此變故，只得報告地方官，請領得文書，奉喪回平原。一切事務統由達成的夫人主持發喪安葬事畢，達忠便回家省視，祭先掃墓，住了幾時，因念達觀的遺囑，遂又回到平原達宅來。適巧達成的夫人，于是時染病身亡。達忠遂幫助達朝宗治喪，并料理家務。後見達朝宗酷愛學武，嚮慕游俠，屢次受欺，并將家業敗光。初原婉言規勸，怎奈達朝宗意興甚豪，絕不見聽，只得姑且隱忍，自在暗中設法。將達朝宗所典押及賣出的產業，完全轉典及轉買，到本人名下來，絲毫不讓達朝宗曉得。待至達朝宗棲身祠堂，遭人白眼，水盡山空，深自悔恨時，這才用緩進方法，勸誘達朝宗隨同自己，往他鄉去做乞丐，并訪求真正游俠奇人。達忠在乞丐道

中的資望地位。以獨眼龍歷史的關係。原是很高的。此時舊業重操。當然到處都被尊爲前輩。受人恭敬接待。達朝宗沿途見他皆受人家敬禮。這才深知他是位奇人。表示極端佩服。欲拜達忠爲師。隨從學習武藝。達忠至此。見達朝宗已心悅誠服。方始將達觀往年的遺囑。及本人的歷史。告知了他。并允收他爲徒。達朝宗聞言。如夢方覺。遂跪地拜師。謝一向以世僕相待。及此番出門後。以兄弟相稱的罪過。求師赦罪。達忠帶笑還了半禮。由此遂在沿途。傳授達朝宗的各種武藝。告知江湖上各種勾當。并到處均給他介紹。引見當地的豪俠。使他結識了許多有真實本領的俠客。義士。達朝宗至是方才省悟。錯悞。知道訪求俠義英雄。絕非坐在家中可以得達到目的。的。當時他跟從達忠。在各省遊歷了三年。武藝劍術。亦練習有六七成功夫了。遂要求達忠于往官紳人家去行竊。或劫奪財寶時。帶同前往。實習俠盜的勾當。達忠亦卽答應。但恐他從此淪入盜匪小偷之類。特又令他宣誓受戒。才肯帶他同往各家去做案。并得財濟施給鰥寡孤獨等貧寒男女。暗施明助的方法。時日稍久。達

朝宗便亦習以爲常。那日兩人行至合肥。適巧在路上遇見呼魁元。達忠便上前迎見請安。并給達朝宗引見了。當被呼魁元邀到下處裏去。治酒暢飲。與達忠快談別後之事。達忠至是陡然想起呼魁元父子往年的任俠見義勇爲高出自己之上。即武藝頗有獨到專擅之長。亦可稱比己高強。倘如將達朝宗拜在他的門下。作受業弟子。今日之遇。豈非正是使達朝宗前進的良好機會麼。便是自己亦可對達觀父子于地下了。因這一想。遂將達朝宗喚過來。附耳吩咐他此意。一面卽代向呼魁元申請。拜呼魁元爲師。呼魁元逞着酒興。將達朝宗的儀容諦視了一會。便即答應了。達忠大喜。立命達朝宗對呼魁元行過拜師禮。自己亦向呼魁元道謝代教之誼。當晚三人同寓在一起。次日達忠便命達朝宗跟隨呼魁元回亳州去。自己卽與兩人作別。先回壽州。後往平原。將達觀產業逐一整理後。交付老誠忠實的人經營管理。事畢。便在平原住着等候。達朝宗學成回家。不兩年。達朝宗武藝成別師。從亳州動身。一路行乞往壽州去。拜會達忠。得知他在平原。便回轉平原來。向人打聽。才知達

忠現住在自家原先的舊宅內。遂奔回家中。拜見達忠。叩謝師恩。達忠將往事經過告知了他。并令那管理產業的人將賬冊等捧來。當面交代。說明本人在此等待之意。使他將產業完全照賬接收了。各事完畢。便向達朝宗告別。擬回壽州去。達朝宗陡見由自己敗去的先人產業。忽又一齊合浦還珠。自己一個窮途落魄的乞丐。條然又恢復舊業。變成富翁。這都是恩師達忠在暗中維護的。激身受如此鴻恩。那得不感激涕零呢。遂情不自禁的屈膝叩謝。流淚挽留。畢竟達忠仍肯留居在平原。否。達朝宗何以得能充當平原的乞頭。請待下回續表。

評曰

諛者每喻稱貪官之與盜賊。無大分別。或且加甚焉。又有稱貪官污吏。爲不打臉強盜者。故昔俗諺云。小小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善均深有感慨。故不覺其語之激也。噫嘻。官吏貪污。自昔已然。于今尤甚。此有心人所以爲世道同具深憂。而恫然于中。冀力挽既倒之狂瀾者也。書之曰官賊。吾不知世之所

謂民牧有司輩讀此兩字書法當作何感想也吁

官官相護爲我國官場最惡劣之習慣。達觀海號稱賢宰。且亦因知府之請。而允保其顏面。况又自鄧以下者乎。作者傳此。蓋亦深恫于澈底改革政治之不易。而破除情面。尤非易事也。讀書至此。不禁爲之廢卷長嘆。而追思鐵面御史趙清猷。深恨今世之無其人焉。

第四十七回

暴睢恣肆難民擾閭里

耀武揚威俠士顯藝能

話說達瞎子守達朝宗從亳州學成拳藝。練就全身內外各種功夫。回轉平原。便將一切交代清楚。卽擬告別回家。達朝宗身受鴻恩。不由感激涕零。那肯放他逕行回去。當下便屈膝叩謝師傅的德惠。并謁誠挽留懇求師傅仍留居在自己家內。庶得早晚定省。請安承教。更因達忠當初更姓易名。原爲一時的權宜之計。現在事過境遷。已無更改姓名的必要。況且屈居在世僕之列。亦非尊崇恭敬之道。遂將此意對達忠說知。請達忠恢復姓名。并擬令家下人等。自即刻起。改口稱呼達爺爲宋大太爺。或尊稱爲宋老師傅。不許再和往時一樣。嬉皮戲謔。呼做達瞎子。宋人傑見達朝宗詞意誠懇。流淚挽留。便亦不好意思馬上就走。當卽依了他的請求。仍居在達宅好的是時。達宅所僱用的男女僕婢。往日的舊人頗少。差不多全係宋人傑所

僱用的，遂都改只尊稱爲老爺或太爺了。誰還敢學着往日的嬉皮口吻。和宋人傑打哈哈呢。故此宋人傑只令達朝宗吩咐家下人等改口稱謂。那不准嬉言戲謔的話。却阻止着毋庸提及。達朝宗當即謹遵辦理。從此宋人傑便復了姓名。仍居在平原達宅養尊處優。日受敬禮。其時平原地方。每年秋末冬初。總得由河北各地。到來大批過境的難民。在這大批的難民中。很有兩批的行動野蠻。恃衆逞強。騷擾地方。極其可惡。往往于強索硬討之外。順手牽羊。竊取人家衣物。搶奪財帛器皿。地方官因難民人數甚衆。不敢嚴厲法辦。以免鬧出別項事來。地方人民亦深恐難民們窮凶極惡。做下殺人放火的勾當。故此買靜求安。見難民到來。使大家出資集款。打發他們離境。防他們逗留在境內。滋生事端。如此一來。難民們得着了甜頭。以爲平原地境上人易與。便都變本加厲。格外強橫。霸道起來。這兩批強暴的。得能如願償欲以後。其餘別處難民。竟亦聞風效尤。于是平原地方。每年供應過境難民的需索。竟比大亂時供應兵馬還要麻煩滋擾。因此地方民衆。由紳富出面。向官廳請願設法。

整理積弊。解除每年這種負擔。要求官廳將過境滋事的難民擇其頑強去嚴辦。地方官爲保持祿位起見。不得不應允人民的請求。但又怕難民人衆勢盛。不能施行。斷然的處置。遏止難民的暴行。因此事出兩難。遂將本縣境內。城鎮村寨各地大小乞丐頭目。以及保正等人。傳到縣署內來訓話。集議應付難民辦法。協議結果。決定城鎮村莊堡寨各處。通力合作。先禮後兵。倘本年難民過境。不服調度。滋事胡鬧。便將難民頭領。拿解縣署法辦。並協力驅逐難民出境。不論城鄉各處的民衆。祇須聞得鑼聲。便都武裝出來。協同武力驅逐。大眾散後。便由丐頭保正等分頭去通知城鄉各地居民。早日預備棍棒刀槍等兵器。以爲臨時應用。不多時。難民中最勇悍強暴的一批。早又循例過境。在未到平原前。亦已聞有風聲。知道平原地方。本年不比往年。誠恐此次一破了例。往後再想像從前一樣的。予取予求。就永辦不到。故此難民們亦曾預先集議。結果除挑選會練過把式的精壯大漢。做難民的先鋒。備和當地人民對敵外。誠恐武藝不精。人數不多。臨時打了敗仗。吃下大虧。故此又在期前



邀合別地的幾幫強悍難民。集在一起同行。除去老弱及不會武藝的婦孺們。不帶兵器外。餘衆都各隨身攜帶兵器。以備臨時助陣。此外又特地聘請了幾位精嫻武藝的鏢客拳師等人。化裝在難民隊裏。保護難民。敵對當地民衆。難民等既已有了組織準備。並都爲了保持嗣後每年的本身利益。各皆下了決心。集結在一處。動身從河北往山東來。那日到得平原境內。便由地方上人。推派了代表。迎接難民大隊。請難民繞道從邊境走過本縣。免得城廂留住。請難民亦推舉代表。將男女大小人數名口報明。好按着人數。發放口糧。酌給過境川資。如不遵依。休怨當地人民無情。難民等聞語大譁。便趁此鼓噪起來。恃蠻將代表等圍住。提出苛刻條件。要求代表等立刻答應。留下衆人爲質。放兩名回去報告。須照條件逐項履行了。方才肯放代表全體。代表等見難民強悍。難於理論。爲勢所迫。無奈只得姑且答應。推兩名回城。廂市鎮各處報信。鳴鑼聚衆。實行武力驅逐。以爲定可將難民隊伍驅散。逐出境外。那知難民早有組織準備完全。指揮若定。陣容齊整。居然排別隊伍。與地方人民對

抗毫不慌亂懼怯。浪避地方上人。以爲鑼聲响亮。集羣聚衆之後。定必將能難民。唬走。不料竟出意外。未能驅散難民事。反被難民迎頭痛擊。橫冲直撞的打殺過來。將去攻擊難民的人。擒去了不少。打傷逃回的亦頗多。難民等既佔了上風。便趁勢前進。姿意儘量騷擾。亦派出代表。進城來向紳富大戶。及各街巷人家。發表言論。限時遵照所提條件履行。倘過時不遵照辦理。准定將所捉住的代表及人民。自由處置。除前提出苛刻條件外。又加增了一條。便是限時備款取贖那被捉住的代表及人民。各依身分。按等給付贖價。多至成萬上千。少亦幾百幾十。並須賠償被打傷的難民醫藥費用。一律都係銀兩計算。又說過了限期時刻。定必沿途放火。燒搶冲殺進城。決不留情。因爲此次係地方人民先向難民開釁。並非難民尋事。這話傳播在城鄉各處。唬得那被擒難民隊中代表。以及人民的各家家屬。一齊大驚。奔走相告。哭哭啼啼。有的向官廳告狀求救。有的往丐頭保正家中去。闕鬧責怪詰難。有的向富戶人家去要求籌款。贖回陷身在難民中的衆人。有那勇悍胆大的。便發起齊

集隊伍同去將難民圍困在垓心。四面冲擊，援救代表人衆出險，並給難民等一個重創。庶幾一勞永逸。往後方得平安。紛紛亂亂，鬧得烏煙瘴氣。尤其是富戶人家，最被哭罵哀求。鬧鬧得厲害。達朝宗家本富有。往日又有喜尚遊俠。憂人之憂，急人之急的。馱公子名譽。這時適逢其會。自然便首當其衝。那各家家屬求救的男女老幼，幾乎把達宅踏得戶限爲穿。達朝宗到這當兒，不得再置身事外。守傍觀態度了。遂和恩師宋人傑商議。該當如何辦法。恰巧城鄉各地的丐頭，亦都因被各家家屬哭鬧得不可開交。無法應付。陡想起獨眼龍和達朝宗師徒倆來。素曉他師徒倆在乞丐當中所居的地位。及在江湖上的名望權威。正是他們各丐頭的前輩救星。于是便不約而同的趕到達宅來。懇求獨眼龍師徒出手援救他們。雖然難民成羣結隊的過境乞討。不比得普通叫化。應受丐頭的管轄。但是就丐頭的權力地位而論。既是伸手向人討取。開口求人資助。便亦不能說丐頭完全管治不着。宋達兩人既都在乞丐道中混過很久。有時日具很偉大的歷史名譽。經衆丐頭求救。那得不講交

情義氣呢。况又被各家男女哭鬧着。目見地方上如火如荼的沸騰着。焉能坐視不問呢。當下師徒倆一商量。便決定出手的解決辦法。並不消別界各業民衆幫助。祇單獨由各丐同道出面。向難民理論。倘難民恃強悍潑。便由宋達兩人和難民動手交鋒。師徒倆商量既定。遂即一面勸慰止住了各家家屬的哭鬧。一面將各丐頭喚到堂前。宣佈辦法。令他們各自回去。傳集所屬各種乞丐。只要是年在少壯的漢子。和曾練過武藝的女子。便都召聚到此地來會齊。列成隊伍。由自己師徒倆統率指揮。同往難民隊中去交戰。各丐頭見他倆肯當先出手。胆氣陡壯。在前怕難民勢大的。到此便都不敢說和不能道沒種的話了。隨即應聲遵命。疾速回去照辦。這個消息那消半日功夫。早已傳遍了平原境內各處。聽得的人。無不驚喜交集。驚的是宋人傑達朝宗師徒。居然有此非常胆量。以世代官宦人家子弟。却竟曾在乞丐道中厮混過許多時日。豈非咄咄怪事麼。喜的是難民強橫野蠻。得賴他師徒倆仗義奮勇。謀一個澈底解決。豈非大幸麼。于是便有那曾學過武藝。而又胆大好事的人。不

約而同的在街上的合起來。各執兵器。跟隨乞丐隊伍。前往難民集合的地點去。觀看熱鬧。助陣助威。當時宋達師徒倆各將身上衣服換下。穿起了乞丐裝束。同各丐頭率領各種乞丐。一齊取携刀棍等件。流水價擁到難民大隊集合的所在。便由宋達師徒倆徒手向前。令難民推代表出來。答話難民代表出隊詢問來意。頗都顯露出狠惡神情。師徒倆便以乞丐的地位權勢。開口提出條件。令難民一律須聽受丐頭的調度。才可在此地逗遛。向地方上索討。否則不准在此乞食討錢。限即刻退出境外。並限令將所捉住的民衆以及留住的代表。一齊無條件放出。所有兩方受傷的人民。各自認晦氣。由自己醫治。難民代表尚未回答。大隊難民早已又都聞聲譁噪起來。齊嚷快打這兩個叫化壞。那怕他倆是頭上生就鐵角的。亦都得將角攀折了下來。邊嚷邊已怒吼一聲打。直冲將過來。宋達兩人將手一擺。這乃是預定的暗號。擺手係令各丐頭率衆丐權向後退的表示。如喊聲打。大家方才可以往前攻打。當時各丐頭看見擺手。便率衆往後退。說時遲那時疾。宋人傑早已喚喚徒弟照

計行事。便首先一使旱地拔葱勢。將身體往後躍起。退出丈外。將那難民隊中當先冲鋒往乞丐隊內冲來。跑走最快最先的一個阻住。那人一棍打下。被宋人傑揚臂一隔。借來勁將那人彈震得仰面跌倒。接着又張開兩臂。將第二三個。每手抓住一個。往那難民堆裏放平着輕輕的直摔了過去。竟被他倆將難民同伴撞倒了幾個。宋人傑擲棒出兩名難民後。忙又如法泡製。接二連三的將攻打近前的難民。抓將起來。往前如拋球般平拋直擲將過去。這麼一來。使難民們你我相碰。跌跌撞撞的帶倒了二十來個。同時達朝宗早已應聲曉得。揮舞兩臂。疊手指將立在身前的幾個難民代表。逐一用點穴拳法。點住了穴道。一齊都呆立着。不能動彈。便可趁勢向前。亦照着宋人傑的樣。抓住難民。便信手隨意的向前拋擲。難民人數衆多。冲鋒過來的足有三五十名。都被他師徒的空手赤拳的阻住。運用起遍體硬功。無論來人使何兵器。皆不避閃。祇管一味的隨手奪過來人的兵器。便抓住來人。便拋擲。攢拋。直將三五十人。連同被他們帶倒的大衆。一齊得跌皮破血流。頭青眼腫。耳鼓雷。

鳴眼光昏花。雖然都是些浮傷。然而那吱吓吓的聲音。接續發出。却亦頗足驚人。那被難民聘請以來的各鏢客拳師。目見許多難民。都被宋達兩人拋擲了回來。難民跌跌爬爬。他倆却無一處受傷。心中亦各大吃一驚。但因受人之托。本係到此助陣的。焉能臨陣退縮。置身事外呢。因此便各從難民隊中大吼一聲。從人頭上飛躍到宋達兩人面前。圍住兩人。亮出兵器。劈砍刺挑擊打。剝戮紛紛如雨點般齊集中。在師徒倆身上。兩人見難民中居然有這許多身手靈活快捷。武藝精通的人。不禁亦都吃了一驚。遂不敢大意。再如前一樣。信手抵敵。急將難民被奪扔在地上的兵器。隨手就便拾起了一件。盤頭蓋頂。前遮後護。左架右隔。的飛舞起來。將衆人的兵器。一齊攔住。先祇一味的招架。且不還手。待將衆人的武藝程度。看將出後來。便抖擻精神。向那本領稍弱的拳師鏢客們回手。同時那難民中預先挑選出的精壯勇悍的衆人。亦隨在鏢師拳師之後。如潮水般沖殺過來。宋達倆已都瞥見。便高呼各丐頭等。沖殺向前。對抗邊呼邊已回手。將那本領稍弱的三五名打倒了。各丐頭

叫化聞得暗號。不能退避。遂齊聲狂呼打殺。往難民大隊冲去。那跟來看熱鬧的壯漢民衆。到此技癢已久。不由忍耐不住。亦隨在羣丐後面冲鋒過去。宋達倆誠恐大衆失手。重傷或損害人命。風潮擴大。仇恨結深。遂急急吆喝一聲。各將手內兵器一緊。舞動如飛。將各鏢客拳師殺敗了。突出鏢客拳師的圍。邊高嚷大家休得殺死。或重傷人命。邊飛躍到難民隊內。將那看守人民代表。及被捉民衆的難民。打倒驅散。救護着代表等衆人出險。衆人因被捉受難民的氣苦頗深。此時身體一復自由。便都如生龍活虎般拾起地上難民遺棄的兵器。捨命向難民亂打亂冲。鏢客拳師等被宋達倆殺敗。除去受傷跌倒者外。目見難民隊伍已亂全體均已大敗。都不忍就此逃跑。不掩護着救援大衆逃走。遂齊聲高呼令全體難民大家趕快整隊逃跑。一邊由懂得點穴法的拳師。將被點住穴道的難民代表穴道點活。一邊救護跌倒在地的鏢客拳師。以及大衆難民。先合在一處逃走。一邊又合力抵抗宋達師徒。并乞丐壯漢等衆。掩護難民全體逃退。宋達倆見難民已完全敗退。精神更振。遂率衆在



後追擊。直逐難民出平原縣境數里。方才將乞丐等衆喝住休追。總計此役。難民因受傷倒地。不及逃跑。而致被捉獲了的。共有五六十人。那受傷而得逃逸的難民。更加人數衆多了。宋達倆指揮下的丐頭乞丐。和助陣的民衆。受傷的祇共十來人。當時宋達倆將衆人止住。分做兩起。便命一起先將各被捉住的衆難民。和打落下的難民物件。一齊押解進城。往縣衙去報案請究。一起由師徒倆率領着。當晚在邊境村莊上屯住。以防難民去而復來。當真入境燒搶殺人。并派人尾躡難民的下落。那奉派的人去不多時。回報難民并未散開。亦未去遠。即在離此數里的荒山下面。暫時歇足住着。查點人數。敷治傷痕呢。宋達倆得報。料知難民胆子已寒。諒不敢再來自尋苦惱。遂于次日天明。率衆回城。剛走到半路。難民已由兩名拳師代表着趕來。和宋達師徒倆相見。陳述悔禍之意。請求原諒。放回被捕難民。并按照待遇難民過境辦法。發給每名口糧錢物。宋達倆便將兩拳師邀着同行回城。到縣署叩見縣官。師徒倆先陳述經過各情。後即代兩拳師稟告來意。并代難民全體緩頰。縣官以爲

機不可失。遂乘此機會。邀集本城紳富。會議辦法。決定以後難民過境。無論由何處來者。皆不許在境內停留。并須遵依丐頭約束。每名各酌給飲食及大錢若干。倘有不遵。必從嚴究辦。如在地方滋擾。准許人民自衛。格殺不論。議決辦法後。便首由這一此强悍難民實行。將被捕的難民。齊令當堂具悔過結釋放。諭令即日離開此地。不許逗遛。并因此次難民曾滋生過事端。特令地方民衆。一律不准施濟錢食。以示儆戒。下次過境。須先派代表見丐頭。再到縣署報告備案。始許酌量施給衣食錢文之類。各難民被釋出外。隨兩拳師趕上難民大隊。敷治傷痕。一同繞道動身。不敢再入平原縣境。但于行時。沿途曾信口大放野火。說宋瞎子已年邁。姓達的是富家郎。都不是什麼丐頭。往後俺們過境。除非宋某老活着不死。并老住在此地。達某不願做富翁。情願自墮身價。作叫化子。俺們便爾罷休。否則君子報仇。三年未晚。來日方長。俺們日後再來總算賬罷。這語被地方上人聽得。便都紛紛議論。相約同到縣街請願。請派達某爲本城丐頭。庶可借他的名望。永保平安。縣官當然答應。便命差

人將達朝宗請來。當衆說明此意。要他答應。達朝宗迫于父老之命。爲保桑梓安全。起見。情不能却。義不容辭。只得應允。擔任充當本縣的乞丐總頭目。事後宋人傑因知難民等係每年皆由此往南逃荒。雖不定到壽州與否。但此番大衆受創。往南行去。難保不順便繞往壽州去。偷自己家屬人口的冷。那時吃了大虧。連主名是誰。都不得知。那能報仇呢。因此遂別了達朝宗回家。以防意外。由此後。宋人傑便久居在家。治理家政。不再往平原縣去。達朝宗自從在家鄉地方。担任了乞丐總頭目之後。雖祇是掛個名兒。吃糧不管事。但是風聲遠播。那起吃了虧的難民。和被聘來助陣。而掃了臉的各拳師鏢客。得知信消。便都死心塌地。不想隨後再來修怨報仇了。同時那各地的各種惡丐。亦因聞得達朝的宗威名。胆子稍小的。都不敢到平原縣來。強乞惡討。但是那自恃其能。藝高胆大的。反因此欲到平原來。和達朝宗見回。高下。希圖將達朝宗打敗了。成就他自己的威名。上文所說的那個化惡緣的老道士。就是因聞和達朝宗之名。特來平原惡化。故意騷擾各商舖住宅人家。希圖激引出達

朝宗來交手以成就他自己威名的衆人中的一個。當日達朝宗在茶樓上憑欄下顧。目見老道強橫的態度。和墨文仙將吃大虧的情形。勢不能再容忍着不動手了。遂用袖箭助了墨文仙將老道打敗逃跑了。取出一小包傷藥。送給墨文仙後。復回到茶樓上品茗。因他是日上茶館。本係和人約會的事情接洽完畢。剛擬分散。適巧發生老道化緣的事。不得不出場干預。化緣道人走後。他回到樓上。與約會接洽事務的人又喝了一開茶。那人告別先去。達朝宗給過茶錢。才要起身離座。曾有義已從紫竹庵打轉回來。逕到樓上相見。遂又暫停緩走。彼此英雄愛英雄。互流欽敬佩服之意後。達朝宗遂又申謝曾有義適才暗助之誼。兩下略坐談了一會。曾有義便將適才目見兩個少年尼姑。給墨文仙代呼啊吓的事。告知了達朝宗。達朝宗驚異道。據此說來。這兩位尼姑。都是內家了。俺可惜不曾聽得。如聽見時。定必要尾隨她倆。探實了她倆的住址。更衣前去拜會。曾有義笑道。這不消達爺費心。俺早已親自跟去。走過一遭。啦。因爲如此。俺纔特地復回到此。告知達爺。好相偕同往拜會她。

倆的啊。達朝宗聞言大喜。忙問她倆現居何處。是本地的尼僧。還是外來的姑子呢。曾有義道。聽口音是易水地方人。想係雲遊過此。在紫竹庵掛單的。倘係本地人。俺們怎麼會遲至今日。還不相識呢。現在既達爺亦意欲前往拜會結交。俺們就約齊了一同前往吧。達爺以爲何如呢。達朝宗欣喜應諾。約定明早在居之安客店會齊。同往紫竹去菴訪會慧蓮清蓮兩尼。曾有義畧坐了一會。便和達朝宗同山茶樓上。下來。出門分手。各自回去。次晨曾有義起身。便到客店裏去等候。待達朝宗來相會。後。便一齊用過點心。偕同前往紫竹菴。拜會兩尼。究竟兩人與雙氏姊妹見面後。曾有何事發生否。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自前文叙墨達曾與化緣士道交手事後。折入達朝宗主僕傳中。輕輕一逗。便已轉至達曾訪會兩尼。入開大合。是大章法。

難民之擾害閭里。不獨昔日爲然。即今日各地。亦屢見不鮮矣。其中雖不乏其

爲飢寒所驅不得已而餐風宿露奔波異鄉以苟延性命者然而每年賴詐作逃荒難民以爲變相之營業生涯者則又甚多也。成羣結隊恃衆逞兇各地居民咸多忍受而無可如何。作者傳此蓋亦有所見而云然也。安得宋達師徒復生于今日爲社會解除此每年之意外痛苦耶。苟其有之。雖爲執鞭所忻慕焉。



第四十八回

愛屋及鳥雙俠發宏願

見義勇爲一丐解友難

話說達朝宗次晨如約先至居之安客店與曾有義會見後曾有義便在客店裏請達朝宗同用點心。早點畢才相偕前往紫竹菴去。在街坊上先買了幾份香燭。到得菴內先在佛堂各處點燭焚香禮拜祈禱罷。道婆奉茶招呼二位坐地。兩人正擬向道婆詢問昨日看見的如此模樣兩位師父是何法名。托她進去通報。說明來意。適巧慧蓮法蓮姊妹倆由後進客房裏出來。擬往街上去買物件。雙方正好在佛堂內見着。曾有義看見便首先立起迎着她倆拱手唱喏請安道。二位師父早安啊。緣慳一向未得拜見。遂致素少親近。直至今日方才得識仙顏。叩謁未遲。尙乞兩位師父當面怒罪。說罷便請問兩位師父的貴上下如何稱呼。原籍仙鄉何處。係在何地。寶刹出家。雙氏姊妹倆忙合十當胸回過了禮。便自述了法名及本籍易水在大



悲菴出家，隨轉口請問兩位檀越的貴姓尊諱。話說問達朝宗亦起立進前，和兩尼施禮相見。曾有義便先給她倆介紹過達朝宗，後便道述本人姓名。兩尼聽罷，接口便又請問兩位施主駕臨，不知有何高見賜教。尙乞明言。曾有義便將昨日在街上親聞她倆代墨生員吃驚呼喚啊吓，因此得知她倆確係精通拳術武藝的內家。事後曾親尾她倆到此，特回到茶樓邀約達爺。十今晨會齊後，敬謹到此拜見仙容，結交兩位方外的女英雄，藉此增長些武術學識，廣多些見聞的來意，告知兩尼後，便又說寒舍離此不遠，即達爺府居亦相距頗近，倘荷兩位師父不棄，得暇隨時敬請仙駕光臨，謹當飭令內人恭謹以待。曾有義詞畢，達朝宗亦相繼發言，申述本人聞得曾爺告知有兩位師父在此，後喜躍嚮慕之意。兩尼聞語，忙謙遜不遑，却謝自己姊妹倆幼年雖曾從先人學過幾手拳棒，但亦荒疏不精。年來身入空門，對此僅能一知半解的武藝，已多時不曾練習，格外荒疏了。那還配稱述誇張呢。辱荷二位檀越謬獎，實使出家人覺得增慚不少呢。承蒙二位光顧，真可謂問道于盲了。兩下各

謙遜了一番。這才談論些武藝拳經。果然方家會見識者。英雄逢着好漢。彼此言不一息。即已覺得十分投機。當下曾達二人因在菴中。男女有別。不便久留。遂都起身告辭。堅請兩尼過從兩家。庶得暢談。增長學識。兩尼亦即應諾。回稱禮當。答拜送出。兩人後。姊妹倆便往街坊上商舖裏去。買了應需的東西。回到菴內。各更換了一件法衣。約了本菴的住持尼福慧老師太。請她引領着。同往曾有義家中去答拜。恰值曾有義因從菴中出來。被達朝宗邀着同往他家去圍棋。使用酒飯。是時并不在家。三尼留下言語。便轉身同往達宅去。正值曾達兩人在客座內下着圍棋。一局尙未終。聞報有老少三尼來拜。忙聯袂出迎。讓到裏面客座內待茶。兩尼給福慧和二人介紹過了。便說剛才因取其就近。先往曾檀越府上回轉。未得會見。到此恰巧遇着。可謂不虛此行呢。曾又義忙道歉失迎。并謝枉駕。達朝宗因見老師太回來。遂想起才到菴中拈香。除去丟過幾文香金。留賞過道婆茶錢外。不曾寫得緣簿。當與曾有義商酌好了。留三尼在家用素齋。席間與兩尼姊妹談論了好些劍學散席後。送

三尼出門兩人便擇定明晨各携內眷同往紫竹菴去進香乘便各帶鉅額銀兩施助菴中的佛座前燈油以及福食香火等項借此卽說住持尼當面挽留慧清兩蓮久住在菴以後才得時常會晤叨教些劍術學問兩人商定後又下了一盤棋曾有義告別回家單氏將三尼來訪的事告知丈夫曾有義便亦將在達宅會會見三尼的事告知單氏要她明日同往紫竹菴焚香單氏當然應諾次日清晨夫妻倆梳洗早點罷便更衣携帶銀錢步行前往紫竹菴焚香到菴內時達朝宗亦正同着女眷帶領婢僕隨從到來曾達兩家本係通家內眷原亦相識且有感情當下在菴內會見了各自拈香禮拜後福慧同着慧蓮清蓮兩尼親自出來招待引導着曾達兩家男女往本菴各處去隨喜過了又在後進軒子內招待茶點并吩咐香積廚下治備素齋款待兩家男女來飲食曾達兩人便各將所携的銀兩全拿出來捐助了菴內的香燭燈油福食等各種需用兩人又發願各出半資給佛堂內供俸的觀世音等各位菩薩重塑金身并修建前後房屋對福慧說知可卽擇日興工自興工以至落

成一切費用共該多少。可隨時着人到兩家去取。福慧聞言大喜。忙合掌道謝。須臾排席。福慧率慧蓮清蓮招待兩家男女入座。兩人便在席間。向慧蓮清蓮兩尼表示挽留。叨教之意。雙氏姊妹自出家後。本來行跡靡定。抱着隨遇而安之旨。見說當然無可無不可的。允從。福慧明知兩人來意。合力助此大緣。本係完全爲了她倆。自應留着她倆。以成本菴的善果。當時見兩人面留她倆。便亦隨聲附和。表示竭誠挽留。席終。曾達兩人各率眷屬回去。由此後。兩人不時常往菴內。和兩尼研究些武術拳藝。兩尼亦常往兩家去回拜。并和達朝宗的渾家方氏。及曾有義的老婆單氏。叙談討論些婦女們持齋茹素的日期。講解些高王經大悲咒字句典故。指點些針線女紅。因此曾達兩家的女眷。和兩尼的感情極好。兩尼姊妹雖然已經是出家人了。但客中得有閨友如此。卻亦掃除了不少的寂寞煩悶。因此在平原住着。頗覺有興致。待到紫竹菴修舊建新的工事落成。重塑的各尊菩薩金身竣工開光後。未久。曾有義便發生在野渡津無意中忽然得納胡黃兩氏新寵的事。那日曾有義因爲此事。

特地在居之安客店裏。邀請兩尼及達朝宗到來。會議應付辦法。因爲隔日曾有義在家與衆親友領酒高會。適巧達朝宗能因刁惡的佃戶歷年欠租。積欠太多。粒穀不交。反將收租的人打了回來。達朝宗得報大怒。親往鄉下去問那個佃戶。預定兩種辦法。一種係責詰佃戶。使他向收租人叩頭賠罪。并寫下字據。以後按季繳租。決不拖欠。已積欠的。准定隨後按季絡續抽還。倘如恃蠻動武。便和他用武力解決。打服了他後。私了便照以上辦法。官廳便將他用片子抓送到平原縣衙門裏去看押起來。因爲這是開不得的惡例。違宅田畝甚多。誠恐此例一開。各鄉佃戶都聞風效尤。以後便難收租。這并非達朝宗亦學着別人。爲富不仁。實情佃戶對地王極其刁惡。善門難開四字。如果移用到此事上。却是確切不移的論斷呢。當日達朝宗因親往鄉下去向佃戶問罪。本人未能分身到曾宅來赴宴。祇方氏一人前往。故此戚駟偕同鳳氏兄弟到曾家尋釁時。達朝宗不會在場。兩尼亦因其時紫竹菴內有本城縣官的夫人到菴還願。宿夜拈香。連日在菴啓建道場。大做法事。這天正是完滿功德。

木菴的姑子以及掛單的客師完全參加念經人數尙嫌不敷特往別家菴內去邀請姑子到來相助。兩尼適逢其會。分不得身。更因曾宅親友雲集。飲酒高會。既碍于僧俗有別。又恐怕葷素不便有這兩種原因。兩尼遂未曾到曾宅躬與其盛。湊巧達朝宗和她倆都不在場。曾宅徧發生了暴客上門的風波。雖賴着曾有義應付得宜。雙方當時來即交手。但是祇可安得目前。不能算作事情已了。故此曾有義于事後急急分派有記鏢局內的手下伙計。飛速往兩處去邀請兩尼姑一丐頭。恰值達朝宗已從鄉下事畢回家。那知縣夫人亦于佛事功德完滿後。離菴回去了。故此俗尼三衆聞說有急事相邀。便都各吃一驚。立刻應請而至。先後到居之安與曾有義會見。問知其故。朝達宗忍俊不禁。笑對曾有義道。這真是應了俗說。福氣福氣。有福有氣爲啦。曾爺往野渡津去訪會內兄夫婦。請舅嫂來守養。無意中忽然得着天外飛來的一對美人做姨太太。艷福冠世。誰不稱羨呢。不料果然艷福才誇超羣。便爾忽生閒氣。此事曾爺很秘密的瞞了外人。不肯爽直把喜酒請人喝。俺起初還疑惑曾

爺是守儉德節省。不欲招搖。避免破費哩。却不道內中還有這個玄妙。曾有義發急正容道。達爺且慢打哈哈取笑。這那裏是俺的什麼艷福。簡直是引火的乾柴。淘氣的導因罷咧。俺當初如知她倆是獨霸黃河渡口。外號威鎮魯北戚四兒的逃妾時。俺縱極其好色。最不怕事。亦絕不肯就這般貿然行事。定必仔細攷慮。……達朝宗不待說完。即已顯露詫異神情。呼喚奇怪道。老曾。你這話怎麼講。難道一下手竟不知她倆係戚老四的如君麼。常言色最迷人。酒易亂性。此兩語可稱確有憑證。曾爺係生平謹慎的人。不料竟亦會如此。不曾攷慮呢。難怪平常人往往因美色而誤事。哪請教曾爺和她倆會見時。究竟詳細如何呢。曾有義見問。便將那天往野渡津的前後情形告知了三人。未又說道。日下米已糞飯。木已成舟。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回來上門。已見過面的。共是三人。那米露面的。究還有幾個。俺雖曾令人跟去探過。但恐躲着一時未能調查清楚。現在俺擬請達爺和兩位師父。助俺一臂。達朝宗見曾有義發急。不能再說笑打趣了。聽罷便慨然道。曾爺放心。戚老四雖

然在綠林中頗有名望。聞說他在新近又投在大內總管太監魏朝的門下。這話據說頗確。故此他由京城回鄉後。居然亦能結交官府。儼如士紳。比前格外勢盛了。但是他的本領。究竟高明到如何程度。俺們雖未和他交過手。並非俺恭維曾爺和兩位師父。及自視太高。休說共有四人。便是祇有曾爺獨自一人。料想如果與姓戚的對敵。俺亦可保得。曾爺決不至敵他不過。現在依曾爺之見。想要俺們怎樣幫助呢。且先說出來。斟酌斟酌看。曾有義道。明槍易敵。暗箭難防。俺想拜求兩位師父。權移居到寒舍。伴兩個小妾幾夜。以防那厮夤夜到來暗算。並求達爺偕俺同往。他們住的下處裏去。和他們相見。請由達爺出面。給兩下調解說罷。目視兩尼及達朝宗等。候答復。兩尼應聲道。曾檀越此番遭逢意外事故。本係由于任俠仗義而得。貧尼姊妹雖無多大能爲。自信如担任保護寶眷。及閤府平安。尙可無防。曾檀越儘請放心。釋去內顧之憂。曾有義見她倆毫不遲疑的慨然答應。不禁大喜。忙抱拳道謝。達朝宗接着又道。和戚老四同來的兩人。乃是鏢行中朋友。和曾爺有同行之誼。依俺看



不如就用單刀直入的方法。從他們倆身上着手。先聯絡好他倆。後再由俺同着兩位師父。出面向戚老四勸告。教他就此罷休。鳳家昆仲亦同時參加勸導。戚老四如恃強不從。俺們就和他破臉。憑着俺們衆人的能爲。休說鳳氏昆仲可以守中立。便是幫助着他。俺們亦決不懼怕他們的啊。曾有義大喜稱謝。忙問達爺如何聯絡兩鳳。使他倆反戚助己。達朝宗登兩個指頭。說出聯絡兩鳳的辦法。來有分教。江湖路上。會幾位英雄。招商店內。訪兩籌好漢。畢竟如何了結。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君子愛屋及其烏。曾達因兩尼之故。而捐助緣簿。修建屋宇。重塑金身。卷中雖以平淡筆墨寫之。而其領仰奇材異能之跡。卽借此映射以出。是曰不寫之寫。文有傍敲側擊法者。此之謂也。

本回爲寫雙氏姊妹與鳳氏昆季相見之起點。後文許多兒女情長之事跡。胥由是生發。讀者不可忽視。

本書章法自首卷至此均爲分敘各個人生平事跡文字自斯而後卽爲夾叙當時政治事項與各俠鋤奸之緊要文章一步緊一步與前文逐節關合讀者由本回起須拭目以觀其後也。



#### 第四十九回

舊雨重逢同作魯仲連

新官忽頒受任秘密使

話說達朝宗道提起鳳氏昆仲來。俺和他倆本都有一面之識。往年俺跟隨恩師宋人傑。在各處漫游時。曾到過大名府。會過當地的鏢師東方德。在東方德家中用過酒飯。當時在座作陪客的兩位後生。就是他兄弟兩位。不過彼時他倆尙未出道。現在已做了鏢師父罷了。俺憑着這一點兒淵源。比那觀面不識的。似乎又較爲接近些吧。講到他倆現既當了鏢師。一則與曾老有同行關係。將來在各省水陸兩條路上。總不免有互相維持幫助的機會。朋友多一個好一個。冤家少一個好一個。這兩句俗語。尤其是吃鏢師飯者的金科玉律。他倆斷不至助紂爲虐。不念同行義氣。和朋友交情。只爲了一個戚老四。便將以後在江湖上的路賣斷了。這一點兒諒該他倆總還能明白吧。只要他倆不助戚老四的勁。戚老四便形單勢孤了。任憑他

有天大能爲。亦未必能以寡勝衆。估得俺們的臉面便宜去。況且胡黃兩氏。係由他莊上逃出。並非由你姓曾的去勾引誘惑。他的正式對頭。乃係清心心善等幾個和尚。照理講。他本不應該上門來找你。如說胡氏黃氏是他的逃妾。曾爺不該收納。那麼他自己已先把帷薄不修的狐狸尾巴露了出來。自己家教不嚴。何能怪人呢。曾爺放心。此事保在俺姓達的身上。管教他無言可對。軟化了回去。曾有義聽罷大喜。精神不由立振。起身重向三人唱喏道。達朝宗及兩尼還禮道。朋友有相助之誼。何況兩位尊寵。都是心悅誠服的情願相從。俺們幫到一回小忙。乃是成人之美。做一點兒現成事呢。又何足掛齒稱謝哩。說罷。達朝宗又道。俺立刻就去訪會鳳氏兄弟。約他倆同俺一齊向戚老四開口。勸戚老四就此罷休。最小限度。亦必使他倆嚴守中立。邊說邊已站起身體。說了句曾爺請稍待聽俺來報節消消吧。便移步往外面走去。曾有義擬隨後相送時。早被達朝宗回頭攔住道。曾爺休得客套。還是招呼兩位師父。同往府上去。防備對方法偷冷吧。雖然曾爺已分派節幾位手下先行回

去究竟他們都非來人敵手。遠不及曾爺自己。和兩位師父的本領高強呢。曾有義被他一提。覺得所言不差。便止步不送。並說達爺從那邊回來時。就請逕到舍下相會吧。達朝宗點了點頭。便逕自去了。曾有義回身與兩尼商量。倘如達爺此去。前途不肯罷休。破除了情面兩字。勢必至雙方武力解決。此刻有勞兩位師父。就到舍間去。和內人等作伴。兩尼不待說畢。已都立起身來道。曾檀越儘請放心。並非貧尼姊妹誇口。休說來者只有一個曾作強盜頭領。四戚老四。便是再來多幾個飛簷走壁的大盜。貧尼姊妹亦能應付得了。不過有一層。曾爺同貧尼等都往府上去。這裏空虛着。萬一對方用聲東擊西之法。先到此地來。滋生事端。偷冷做出什麼放火傷人的惡潑手段。守曾爺同俺們趕到此地來。赴援。他却潛行到府上去。胡鬧。曾爺豈不要顧此失彼麼。曾有義道。不妨。俺早已顧慮到這一層。預定煩勞兩位師父在舍下與內人等作伴。俺自己却仍回到此處來。雙方兼顧。諒可保得無虞。不過徧勞二位師父。心甚不安。只好待等事後。再向二位師父叩謝了。兩尼謙遜道。曾檀越言太重。

了。出家人本應廣行方便。何況曾檀越乃是貧尼等現在掛單的菴中護法呢。些須小事。何足掛懷。怎當得叩謝兩字哩。邊說邊讓曾有義前行引導。同往他家中去。到得曾宅。兩尼與單氏本係常見的。祇不過在最近單氏身孕足月。誕生大雄後。她倆因是出家修道之人。誠恐恰巧到來盤桓。在房中坐談未走。單氏忽然腹痛臨盆。誤入暗房。沾惹了污穢。有礙修道的道行。須自修若干年月。爲此所以她倆不會到過曾宅。和胡氏黃氏亦未曾過面。是時便由單氏給雙方引見介紹了。兩尼將胡黃兩氏一看。覺得窈窕曼妙。婉變可愛。果然殊色動人。真有我兒猶憐之思。怪不得曾有義肯納爲如君。戚老四要尋問追究了。當下相見後。單氏可將大雄從搖籃裏抱起來。出房拜見兩尼。兩尼輪流着接過抱在懷內。摩撫過一會。齊說此孩儀容秀美。啼聲宏亮。將來定必克繩祖武。跨灶前人。真乃賢夫婦及閤府的福氣。說罷齊合十。向曾有義夫妻及兩妾道賀。又對單氏聲述近日因菴內事忙。未能到府恭賀探望之故。姊妹倆各抱了一會。這才將大雄遞送到單氏懷中抱着。于是便向胡黃兩氏詢

問以往情形。曾有義亦對兩妾說知。這兩位師父。都是世外高人。女中丈夫。皆擅能極精通的武藝。特地請來和你們作伴。防備戚四兒來偷冷侵犯的。兩妾聞知。遂含羞帶愧的。將在京城妓院內充當妓者。被戚四兒來逛時挑中了。遂由內官魏忠賢。化錢代爲贖身。送給戚四爲妾。借此和戚四結交。直到被心善和尚誘惑。戚四撞見。追殺了心善清心和尚爲心善報仇。自己二人畏懼戚四。又受着清心威脅。只得允從捲逃。放火燒燬大齊廟。逃下後山。清心被兩個打悶棍的假無常鬼所殺。自己二人遂又被馮尤兩僧所劫。兩假鬼即是賀四單五二人。殺死清心後。回到原處。已不見俺倆。追到前途。見俺倆被馮尤兩僧背負而逃。趕上交手。又被兩僧殺敗。抄近路先趕到野渡津齊衆等待。兩僧背負俺倆到野渡津時。卽被賀單二人將俺倆劫去。殺死了兩僧。賀單二人又自相殘殺。單丑夫妻都被賀四害死。適逢曾有義到來。遂代單丑夫妻報了仇恨。救俺倆回家。本擬護送俺倆回南邊去。因俺倆自願相從。借此報答救命之恩。承大娘以嫡親姊妹看待。更不忍棄此他往的話。原原本本告知。



兩尼。兩尼聞言。不禁爲兩氏動了身世可憐之感。油然洒滴了兩行同情之淚。便對二人安慰了幾句。又祝福二人來日的安樂愉快。並說有貧尼兩人在此做伴。那怕戚四是三個頭。六條臂膀。沒魂的哪叱太子化身。俺倆亦敢誇口殺得他低首服輸。永遠不敢再來尋事。何況他只生就一顆頭顱呢。你倆儘可放心說罷。又說道。好的。此時單氏大娘已經分娩彌月了。不比得在初產後的月子內坐蓐時光。受不起驚嚇。聽見刀槍兵器的聲駭怕。或致遺下產後受驚的病患根兒。現在儘可以無憂啦。放心。放心。那怕姓戚的有鬧天宮齊大大聖的本領。把天鬧得塌陷了下來。亦有俺姊妹倆承頂抵擋呢。單胡黃三氏一齊向兩尼道謝道勞。正在此時。老僕來報。達爺同着昨兒曾上門來尋事的那兩個少年鏢客。一齊來了。現在前面坐着呢。達爺令俺進來回稟。教請大爺和兩位師父都出去和那兩個鏢客會見哩。曾有義聞說達朝宗偕兩鳳兄弟同來。要請兩位姑子出去會見。一時不知其故。且喜且詫。喜的是達爺此去。定已有了眉目。所以兩鳳同來。詫的是達爺同兩鳳來此。如已有和半了。

結的希望。何必又要請兩位姑子見面呢。邊村邊令老僕出去回話。說馬上就出來見客。隨請問兩尼。可願意出去和來人見見麼。兩尼點頭笑道。貧尼等既已應允出來多事。來人要見。何必拒却呢。遲早還不是總須會見麼。邊說邊立起身來。同着曾有義。隨老僕之後。齊往前進屋內去。才步出屏風。達朝宗已同兩鳳兄弟。聞老僕回言。聞聽得脚步聲。早已都立身等候。曾有義搶步到兩鳳面前。拱手奉揖。謝步讓坐。並請恕未出遠迎之罪。兩鳳兄弟忙還禮謙遜。聲述聞名嚮慕。特來拜謁之意。說話間。兩尼已到面前。兩鳳見了。忙捨了曾有義。向前朝兩尼奉揖請安道。二位師姐。現在出了家。裝束模樣全改變了。倘非在此相遇。路上看見。還要覲面不識呢。小弟倆箇達叢道及。才得知二位師姐亦在此地。所以特地趕來奉看請安。二位師姐一向安好啊。兩尼見兩人口稱師姐。仔細端相他倆的面容。這才忽然想起。邊合掌和南。剪拂答禮。邊驚訝問道。兩位檀越的原名。可就是本來喚做鳳章鳳藻。改名爲凌雲際雲的麼。兩人應聲道。小弟等正是鳳章鳳藻。凌雲際雲兩名。乃係後來依着同

輩的雲字排行改取的。難得二位師姐好記性。事隔多年。還能記憶呢。邊說邊道。請兩尼就坐。從兄弟倆却改往下首椅子上坐下。曾達二人見兩鳳和兩尼姊弟相稱。才知雙方不僅原係相識。且係同學呢。曾有義忙道。兩位鳳翁乃是遠客。禮應座在上首。還請往上陞陞吧。鳳氏兄弟倆依言往上略陞了一位。便說有二位師姐及曾達二位英雄在此。愚兄弟何敢有佔呢。達朝宗笑道。隨便坐着談心。不比得赴宴坐席。何別拘泥客氣呢。大家隨意就便坐坐吧。講什麼高陞有佔呢。說罷。便首先自便。仍坐在適才坐的原位椅子上。曾有義兩尼都和達朝宗相識已久。知道他是誠諾成性。隨時都愛說笑話的。並不詫怪。兩鳳却係初會。聞言不由心異。暗忖此人何以如此托大呢。莫非他恃仗自己是獨眼龍宋瞎子的得意門人。在家鄉本地佔慣了面子。便養成目中無人的習慣麼。邊想邊守兩尼及主人都分別賓主在高下各椅子上坐下。才坐下身體。曾有義見兩鳳面色比適才有異。已料知係因達朝宗的失言之故。深恐因此一言僨事。忙接口給達朝宗遮掩道。達爺愛說笑話慣了。不論何

時何地總得和人打哈哈。使人家笑口常開。兩尼聞言亦已覺得主人的用意。慧蓮便接口說道。達居士是東方朔淳于髡的信徒。俺們常見。是知道的。記得往時貧尼等初到此地時。見達居士發言。往往快人快語。心中頗爲詫異。事後才知達居士平時對人。不論生熟。尊卑貴賤。說話時總是莊諧並作。方才不多他的心。現在兩位師弟和達居士亦是初會。須莫要像俺們往日一樣。生了悞會才好。達朝宗見曾尼相繼發言。才自覺失言。忙又笑說道。兩位鳳爺是遠客。小可今日初次會面。便爾失言如此。還望二位勿怪。兩鳳聞語。暗贊衆人都極其聰明。真有察貌辨色。即知心事之能。邊贊邊接口回道。一遭生。兩遭熟。原無什麼彼此的。偷定要泥拘客氣。反覺得迂執見外。不甚親近了呢。達爺又何失言之有哩。說話間。已由僕人獻上茶來。達朝宗便對曾有義道。小可此去。總算幸不辱命。果然鳳氏賢昆仲。極愛好朋友。尊重江湖義氣。願意留下交情。和二位小可會見後。道述以朋友地位。邀二位偕同出面。作居間調停之人。承蒙二位面允。並說與兩位師父亦係相識。故此小可將二位邀來。和

曾爺及兩位師父見面。今日賓主相見，真亦可稱做幸會了呢。曾有義聽罷大喜，見達爺遞話給自己說，遂拘拳先謝達鳳三位勞駕，後謝兩鳳排解情誼，並請問兩鳳擬如何向令友戚四爺進言勸解，兩鳳同聲應道：「此乃便利之事，四海之內皆朋友，人到何處不相逢。來日正長，互相援助之處亦正多着哪。」曾爺何足言謝呢。說罷，鳳凌雲又道：「愚兄弟對於此事，初本只聽得戚四爺單獨方面的片面之詞，所以才相隨同來，登門問罪。及至昨日雙方見面後，聽得曾爺回答的話，心中始覺懷疑。今日此刻，方才完全明白。達爺所主張的辦法，愚兄弟極端贊成，決定遵奉達爺所言，共策進行。曾有義聽罷大喜，隨又問兩鳳：「戚老四可知二位到此地來麼？」達爺到貴寓時，曾和戚老四會見麼？」鳳際雲應道：「真正事有湊巧。達爺到敝寓時，適值從京城裏來了一位小太監，到德州訪會戚四爺，因他不在家，那小監特領隨從令戚四爺莊上的人作嚮導，馬不停蹄的趕奔到平原來尋問，到下處裏和戚四爺見面後，耳語了幾句，戚四爺便親陪那小監往客店外面去了。所有同來的一切隨從人等，都跟

隨戚四爺和小監。一齊走將出去。看光景頗像有伺機密緊要事情。所以他們出外。並未邀愚兄弟同行。他們走出去約有一個時辰光景。達爺才來。故此兩下相左。並未會面。達朝宗接着說道。這大約亦是曾爺的運氣機會。適巧發生此事。戚四兒定必身不由己。無暇在此耽擱。經你們出場和解。他亦係老江湖了。豈有甘犯衆怒。不怕得罪多人。結下冤家之理。當然樂得做好人。留下交情在衆人身上。所謂凡事留餘地。日後好相見。他雖然很急。但是比那愛作半吊子。朝三暮四的市中小人。相差得多。他既今日答應了。焉有日後反齒。再來尋事偷冷之理。可不是曾爺一家。從此能得安樂無憂了麼。更有一層。俺能切得定。拿得穩。他必然應諾。不敢道半個不字。就是有兩位師父在此。亦出面從中調解。仰仗她們二位出家人。俺格外敢保。他不能不應許和平。不敢不承認了結。兩尼聽至此。忍不住屢言忙問道。達居士此言。未免太尊崇貧尼姊妹。太把姓戚的不放在眼內了。不知達居士秉何高見。持何理由。請道其故。達朝宗屏間帶笑說。出理由衆人方始恍然。究竟京中派來的小監。係奉

何人指使，有何要事。戚曾雙方如何了結。達朝宗所持理由如何，均待下回續表。

評曰

前文寫兩鳳爲從兄弟，詳其年齡名氏籍貫，而略其本名更名一事，非漏筆亦非省筆。蓋留待本回雙氏姊妹與兩鳳相見時，作一素識的憑證也。更爲雙方關係接近。隱伏後文許多感恩念情。成就兒女英雄之美滿姻緣，作一總線索也。僅僅一語耳，其重要有如此，具見作者匠心矣。

達朝宗切定兩鳳身爲鏢師，必不肯結怨于人。斯語蓋悉從經驗中得來也。本回寫曾有義似頗懦弱，與前文在野渡津時不同。此非作者矛盾，實則借曾之懦，形戚之暴，與達尼等之強壯俠義耳。倘以爲病，悞矣。

第五十回

談前塵洞中綦要

進良言干戈平息

話說達朝宗道兩位師父從雲游河北到此。沿途或未聽得。但是鳳家賢昆仲諒必在東方德那裏聽得。亦未可知呢。小可說戚四兒見有兩位師父在此。從中調解。他不敢不依。不能不依的。確是有原因的。江湖上朋友。綠林中人物。差不多都有風聞此事的。因為當初戚老四童年即已出了道。成立威名。人小名譽大。虛名勝實。藝十里鋪莊上的兩位護院鏢師。且恐遇着強敵。喪却英名。潛行離去德州。何況戚四是兩人之徒呢。故此戚四亦學着他的兩位師父樣子。悄悄動身。背上黃布包袱。往各省去訪師會友。直行到陝西鳳翔。投在神拳太保吉天相老拳師的門下。做一個末底的徒弟。盡得吉老英雄的武藝。將要藝業完成時節。他忽然小人閑居為不善起來。跳牆往吉家隔壁去。奸宿周家小寡婦于氏姊妹倆。被吉老英雄知道了。臥



在他的床上。等他回來。預備收回他的武藝。使他成爲殘廢。遂他回家。不料他的體運好。吉天相在他床上。忽然朦朧睡熟了。他從周家回來。一見師父睡在本人床上。知道不妙。唬得立即復又上屋。回往周家去。取了盤川。立刻動身。繞路從山西出娘子關。經石莊保定大名各地。回轉德州。沿途他竟胆大胡爲。初則做小竊。由小偷變爲大賊。由大賊變爲大盜。由大盜又變爲採花淫賊。及獨脚大盜。因爲此事。他惹下了兩個不解結的冤家對頭。一個係他經過石家莊時。悞奸殺死了一位馬老太太。那老太太的孫女兒。因此懷恨。立志拜師學武。誓爲祖母報此仇恨。一個係戚四奸污過的周寡婦之妹。于二小姐。因她姊妹倆都冤枉湊巧的懷了身孕。周寡婦憂懼羞媿。因此打胎喪命。于二小姐亦恐事洩。後難以爲情。遂潛行離家。逃到佃戶韋二家中暫住。請韋二夫妻作伴。同往德州去尋戚四。在路上客店裏分娩了。養了個女孩子。于二小姐自怨自艾。托韋二夫妻倆將女孩送到戚四家中。她本人暫時隱匿。住在客店裏候信。不料小孩到戚家時。戚四正在外路做鏢師。並又暗作獨脚大盜。

採花行劫無惡不作。他母親因此憂忿氣苦染病而亡。各本家乘此機會，便瓜分了家產。將小孩送往育嬰堂去留養。待至戚四回來，早已事過日久了。于二小姐在暗中探得詳情，忿而離德回家。在半路上遇見一位道姑，拜道姑爲師，同往華山學成了劍術武藝。宣言如戚四怙惡不悛，不好生看待女孩，定必殺他報仇。同時吉大相亦於臨終時遺言吩咐後人，如戚四改過則已，否則必取其命，不可留情。戚四因風聞這種消息，才飛速改過自新，不去再作採花淫賊。他因有以往的歷史，故此頗有戒心。對於女子及出家人格外留神，時刻不敢大意。此事乃是俺往日從恩公宋人傑在外行乞闖道時聽得些閑人言語。戚四既有戒心，恰巧今番之事，犯在三不肯讓之一的女色上頭。他才到此地來上門要人，仰仗着兩位師父的大力出面一開口，他有以往的骨病，見了兩位師父，既係女流，又是出家人，正是他所懼怯的人。那敢不遵從依允麼？何況又有鳳氏賢昆仲和小可三人，在內拉場相勸，加上恰值京中又令小監來尋他有事，雙方二五一湊，還怕不成一十麼？便是拋却這以前舊事

不提，單講學武的人。本來對於女子和出家人，切忌交手結怨。定例有三不犯的禁戒。（按學武者對於女子僧道及犯人等三種人，定例垂爲禁戒，如非迫不得已，絕勿交手。蓋因此三種人，勝之不武，不勝則自損英名。如經結怨，則後患無窮也。）可巧兩位師父正兼應着三不犯的兩種人身份，戚四兒既曾練武，當然能知道這個戒例。這豈不是仰賴兩位師父，便不怕他不答應的理由麼？兩尼聞言，不由漲得面皮微紅。兩鳳及曾有義，頗覺所言頭頭是道，遂不禁點頭附和。齊說達官所見不差。說話閒，曾有義因兩鳳係新交，兩尼在胡黃兩妾來歸，及大雄誕生後，尙係初次到來，故此暗令老僕，往後面去回稟大娘，整備酒菜，款待五人。單氏早已先令僕婦往客店裏去傳喚厨司到家，整治葷素菜餚，並令僕婦在街上順便沽了好酒帶回來。待至曾有義令僕人往後進回稟大娘時，厨司已從客店裏到來，在灶上烹調葷素各菜。僕人從後進回到前進，將此事悄悄稟知主人。曾有義便對衆說明，留五人在家用酒飯。五人亦不推辭，祇兩鳳恐怕戚四同小監事畢回寓，不見自己兄弟倆。

事後要疑心生暗鬼。說俺們投了紅旗投白旗。（江湖術語。凡流氓之先助甲攻乙者。忽然中途變卦。反助乙攻甲。稱爲投了紅旗投白旗。又名爲吃裏爬外。換言之。卽文言所謂倒戈也。）故此弟兄倆低言一商量。意欲起身告別回去。却被達朝宗帶笑說破道。二位別多心。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停會俺們總要去會見戚四。大家同向他進言勸告的。那時二位幫着俺們說話。難道就不怕戚四疑心了麼。其實。他便疑心又有何妨呢。二人被此言揭破。便坐着不再言去。當即和兩尼互相問述別後之事。兩鳳得知雙福全死後各情。不由傷感悲憤。初幾日。眦盡裂。末又幾乎落淚。聞悉兩人在大悲庵出家。學成武藝劍術。又不由爲之欣羨。曾達二人在傍聞聽。你們師姊弟互道濶別後情況。亦不禁爲之歎歎。待雙方言畢。便忍不住向四人詢問。這才由鳳凌雲告知二人。說先師雙福全考中武舉人後。因事進京謀幹。恰巧其時先嚴及際雲的父親。亦在京師有事。大家都是素識。事畢後。雙師被先嚴等邀請同到大名盤桓。愚兄弟倆便在彼時拜師。跟隨雙師同往易水荆卿廟地方去。練習拳棒。那

時俺尙名鳳藻，際雲兄車名喚章。在易水學武兩年後，先嚴見背，雙師遂令俺倆回家奔喪。因爲雙師是富貴中人，不比得在江湖上浪跡的人物。拜師收徒，須得由師父利用機會，代徒弟向水旱兩路、江河湖海各綫，及各項名人拉場引見，開通一條道路，情形完全不同。故此俺倆拜雙師的事，除去雙師府上臨近的親族，和俺們家中的少數人外，別無多人得知。俺倆回家奔喪後，便改拜了別人爲師，並且改用現在的凌雲際雲兩個雙名。一切多賴盟兄東方德扶助拉攏。達爺往年在大名敝地時，曾親目見過，說到此，便又嘆息道：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滄海，人事變幻，真有白雲蒼狗之觀呢。想不到才離別幾年，便已各發生許多事故咧。倘雙師健在，兩位師姐，又何至于祝髮出家，寄跡空門呢？便是俺倆，亦可仰賴雙師的大力，提携獎拔，謀得一個出身。大小總能博取一個功名前程了。又何必依賴東方兄吃這個保鏢的飯呢？曾達二人聽罷，這才得知他倆是從兄弟，非嫡親手足，暗忖怪不得兩人面貌不很像。際雲白胖，凌雲黃瘦呢。言談間，酒菜已經齊備，葷素分爲兩桌，素菜列席在後。

進款待兩尼。由單氏主席。黃胡兩妾作陪。葷菜排列在前進。款待兩鳳兄弟。由曾有義主席。達朝宗作陪。單氏令僕婦到前面來邀請兩尼往後進入座。並令僕人回知主人。向兩尼速駕。曾有義遂面讓兩尼往後進內宅就座。又讓請達鳳三人入席。親奉酒菜。執盃給三人道謝道勞。後這才健啖快談。開懷暢飲。賓主盡歡。飛觴勸爵。既醉且飽。方才散席。酒飯畢後。達朝宗便乘酒興發言道。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亦無不了結的事情。現在俺們與其等戚四上門。再和他開口。不如先去會他。各位如贊成。俺們便馬上發脚。兩鳳忙道。達爺此言雖有理。醜媳婦終當見公婆面。躲着是不行的。不過俺倆如和曾爺達爺及兩位師姊同去。似乎俺倆對於戚四頗有賣友嫌疑。被人在背後談論起來。必要譏議俺倆先來勾引各位。依愚見。不如讓俺倆先回去。對戚四進過忠告。隨後各位再來。似乎較爲妥善些。曾有義拱手道。很好。有勞二位。就拜煩二位先行吧。俺們准在半個時辰後。相偕齊到貴寓奉拜。仰仗鼎言。定必能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曾某感謝不盡。只好容圖後報吧。兩鳳聞言起立。回揖遜謝。

道擾後。便向二人作別。又請二人代向兩尼致言。便舉步出門。在門口與達曾二人別過。逕行回轉下處。適值戚四已先回寓。見兩人回來。便問二位係在何處用的酒飯。小二告知俺說二位是同了一人。一齊出去的那位來人是誰呢。可是在一起用的酒飯麼。二人見他已知。便直言相告道。來人是本地的一個總巧頭。姓達名百川。字朝宗。外號人稱化子俠客的就是他。他和俺們大哥東方德是老友。俺們和他在東方兄家中。早年即已會過。俺們此番到此。本擬去拜訪他的。反是他聞信先來訪會俺們。故此俺倆同他一齊出去。同席酒食暢談的。四爺京城裏來的那位公公和許多從人呢。都已動身回去了。麼。戚四兒點首道。正是呢。他們都已動身回去了。達朝宗來拜會二位。可曾說爲了何事麼。二人應聲道。好教四爺得知。達爺此來。乃係專爲四爺和曾有義的事。特地親自到來的。看俺們尙在其次。訪四爺乃是首要呢。戚四兒忙問道。他來意欲如何呢。鳳際雲回道。他知俺兄弟倆和四爺是新朋友。四爺和東方兄是莫逆好友。他和東方兄及俺倆亦是朋友。故此他和四爺雖不相識。

但亦可因此稱爲間接的朋友了。況且彼此慕名，亦可稱做神交啦。曾有義和他亦是好友，所以他特爲此事挺身而出來，給四爺和曾有義雙方做魯仲連，調解一切。免傷和氣，他又怕俺倆不肯帮忙，勸解四爺罷休，特又將俺倆的兩位師姊邀請了出來。她倆乃是出家人，素來不肯多事的，此番却因爲胡黃兩氏，係她倆新近收的寄名徒弟，徒弟有難，不容坐視，故此應請，即便出來帮忙調停，命俺倆回寓，先向四爺進言相勸，不知四爺意下，可肯就此和平了結麼。戚四聞說，達朝宗同兩個出家女子出來多事，心中已是一怔，又聽他倆口首，已有傾向對方之意，自己形成孤立了。況又有小監趕來傳達的緊要使命在身，不便久留耽延呢。因卽忙問兩鳳兩位令師姊是那兩位，是道姑還是尼姑，難道令師亦是方外之人麼。鳳凌雲應聲回道：不，這兩位師姊，乃是易水縣武舉人雙福全的兩位小姐。雙福全卽是俺倆的先師，她倆因先嚴去世，才出家爲尼的。在易水大悲庵內曾遇見一位老師太，學成了劍俠木領法名喚做慧蓮清蓮，雲遊到此，在竹紫庵掛單居住。現在俺倆以朋友的地



位向對方討得了調停的差使。究不知四爺肯原情放手麼。戚四聞說是兩位尼姑，才知道是扎手貨。況又加上劍俠兩字頭銜，不由心中着驚。但因自己不願示弱，祇得強項到底。遂冷然道：二位請想，俺此事好輕易饒放得麼。真所謂事而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此時放手，又何必多此一行呢。鳳際雲接口道：四爺不是這般講。照江湖義氣，朋友交情而論，四爺與其爲了兩個女子得罪許多人，何如做現成人情，看多人的面情呢。留得交情在江湖上，來日正長。還怕沒有收回報答的事情。在後來麼，依愚見，還是應允罷休，免傷和氣的好。況且事情錯在心善清心各僧及兩位尊妾身上，與姓曾的無關。四爺果真要追究，亦祇能怪心善等人。再進一步講，四爺目下勢孤，對方人衆，如果真交起手來，萬一四爺弄成了卅歲老娘，倒綳孩兒的事情，豈不可惜麼。鳳際雲亦隨聲附和，從傍進勸。戚四兒聽罷，呻吟不語，略息了一會，便太息了一聲，慨然道：二位說得是，俺就將此事的全權交給二位辦罷。只恐使俺面子上過得去，爲了交朋友，便不追究那兩位賤人，亦又何妨呢。說着話，小二來報說